



08054

宋學士全集補遺卷八

明宋濂撰

郡後學胡鳳丹

用樵校梓



華嚴法師古庭學公塔銘

吳郡有髙行浮屠曰古庭學師傳華嚴之教於寶覺法師簡公凡清涼大疏鈔及圓覺楞嚴起信諸部皆能融會甚深微妙之旨遐邇嗜學之子斂衽遡瞻不翅卿雲德星以獲一見爲快師因造十玄門賦以示圓宗大旨叢林傳誦以爲能發越賢首諸祖之意他師好爲立異有以應觀法界性爲十界差別事惟心

卷八

宋學士集補遺

一

退補齋藏板

造爲眞如之理者師彈指曰眞如生滅倒置錯亂一至於此耶是可爲太息也其於匡衛宗乘唯恐稊稂之混黍苗固若甚嚴然其植心平易不肯沈溺專家以殊戶異軌爲髙理之所在輒幡然從之每升堂示眾曰吾宗法界還源非徒事於空言能於禪定而獲證人者乃爲有得耳既而又曰吾蚤通法華雖累入法華三昧然長水璿問道於琅琊覺又從靈光敏傳賢首教靈光天台之人也古人爲法乃爾吾徒可專守一門乎君子美其至公無我一掃近代互相矛盾

之陋故師見諸著述者咸有可觀師嘗與同學原澄以一乘同別之義更質疊難爲法華問答若干篇復因主脩法華期懺撰法華隨品贊三十篇辨正教門關鍵錄若干卷及詩文並行于世嗚呼有若師者其與不可傳者遠矣可使之弗耀於來裔乎宜其弟子處仁法慧圖之之堅也謹按九臯聲公啓宗佑公所造行業記師諱善學自號爲古庭生儒家馬氏自幼離俗往大覺院學出世間法恍若青蓮華超出淤泥亭亭淨植至治癸亥師年已十七矣始受度爲大僧

卷八

宋學士集補遺

二

退補齋藏板

投華嚴諸師而窮其說久未有所入時寶覺講經曹溪師亟從之慧解濬發聞其演說勢若破竹然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寶覺善甄別人物絲毫不少貸獨譽公不置間勉其門人曰學上人可謂名實相副矣爾曹能如其賢吾宗庶幾其復振乎自是名稱勃然而興老師宿學亦推之爲人望別傳教公在報恩遂聘之出典賓客久之濟溪之光福偶乏首懺者古田滋公命師司之又久之無言宣公來繼報恩之席復延之於上座分筵說經聲采一時震動江南行宣政

院請師開法崑山薦福寺宣公欲攝受爲弟子師笑
曰吾得法於寶覺忍背之乎力拒不聽賦曹溪水四
章以見志越二年卽棄去還東林隱居專修白業謂
同志曰吾始習晉水源華嚴懺法行之已久及觀天
竺慈雲式淨土懺儀明白簡要五晦諸文皆出華嚴
吾欲藉是以祈生安養耳掌教者尊師之道不容肥
遯自逸強主陽山之大慈先聲所被非惟天人具欽
而山川草木亦若動色相慶皇朝龍興庶事一新滄
溪人戀嫖師爲尤切聚黑白若干眾具疏幣雜以香
華威儀請師居之師亦將大弘賢首之教以續佛慧
命雖當儉歲躬分衛以食眾會天復旱院有觀世音
銅像素著靈異郡二千石率僚屬迎致府解屬師如
其法禱之大雨三日由是士民知禎祥所致施者接
踵而集師方思有所建置院僧以官賦違期當徙虔
州有司知師專任講道欲與辯析之師曰吾爲主僧
法當坐敢累他人耶遂毅然請行或讓師爲迂師曰
宿業已定不可違也行抵池陽馬當山示疾而化洪
武庚戌四月二十日也春秋六十有四以某年月日

卷八

宋學士集補遺

三

退補齋
藏板

建塔於某處藏焉師形貌庭瘠退然若不勝衣戒檢
精嚴護持三業唯恐有所染汙獨居屋漏法衣不離
體三藏諸文未嘗釋手雖盜無斗儲處之裕如謙恭
自牧豎子來見亦無惰容勤於誘掖有不領解者方
便比喻至於反覆數四必俟其心悟始罷云嗚呼大
覺如來設爲度門雖萬別千差不過因機應化如大
醫王隨病制方初非有所同異也其立異同者乃未
流之弊耳唯我清涼大士一遵如來遺教學無常師
問律於澧公受南山行事於曇一傳涅槃起信論法
界觀還源記於武官咨雜華於大說習天台止觀法
華維摩等疏於荆溪參決南宗禪法於牛頭忠徑山
欽如此之類復不一而足所以羣機盡攝萬理俱融
卓然爲一代人天之師今觀師升堂示眾之言蓋深
有契於大士者也曾不得大行其志于時而風因已
不可逃矣哀哉濂於諸宗之文頗嘗習讀每病台衡
賢首二家不能相通欲和會而融貫之恨鮮有可言
斯事者不知世上乃復有師乎於是發不及見之之
嘆既序其事復綴之以銘曰

卷八

宋學士集補遺

四

退補齋
藏板

賢首之學雜華爲尊建立六相條分十門固自以爲
瑣瑣而不可易至若天台性善性惡三觀三德之旨
一念三千之文又曷嘗不引之而示人况修門之注
釋乃止觀熏習次第亦不外之而立言念古昔之諸
祖皆契經之由循初何心於矛盾唯欲鑒於羣昏或
謂無斷伏分齊而失修證之道乃後裔之紛紜卓哉
學師所見離倫翦別其末枝融通其本根談諸法之
相卽含性具之緣因庶幾森萬象於寸心合千江於
一源觀會通於大府闢局隘之專門奈之何道未克
施而遂遭於遄逝安養之生固知可以無憾但學子
之亡師譬猶渡河而失筏登陸而折轅企瞻弗及鬱
悒難伸評羣行以成章命勒之翠珉

淨慈禪師竹庵涓公白塔碑銘

濟北正宗傳至我大慧普覺禪師以大乘根器總攝
天上人間諸文字相化爲慈雲徧布索詞世界鼓以
雷風澍爲法雨有識含靈咸被霑潤旣而圓鑑光師
爲其世適自時厥後以次相傳若光孝簡師若育王
觀師若佛智熙師若廣智全悟訴師後先勃興荷擔

卷八

宋學士集補遺

五

退補齋
藏板

正法其所以黼黻宗綱折衝外侮皆兼用辭章爲佛
事至今聲聞烜著於霄壤間爛然如日星之光何其
雄哉今清遠師則全悟俗姓之甥而法門之嗣子也
初清遠之生有靈芝產于庭槐占者云芝乃靈秀所
凝是子將以文顯乎已而果英發誦書攻文不待師
授而知解日勝時全悟以太中大夫住持集慶大龍
翔寺聞之喜曰此吾宗千里駒也亟挽至座下集慶
爲東南都會而行御史臺溢焉四方名薦紳無不翕
聚無不與全悟游初科第一人張公起巖來爲中丞
尤號最厚翰林承旨張公翥中書左丞危公素時尙
布衣亦往來乎其中四三君子或發天人性命之祕
或談古今治忽之幾或論文辭開闔之法清遠咸得
與聞之反覆參求益探其間奧其學於是大進形諸
篇翰如千葩競放錦麗霞張而不見春風煦嫗之跡
沈冥盡斂精明自然老於文學者爭歆慕之謹曰此
文中虎也清遠志曰公等謂吾專攻是業耶佛法與
世法不相違背故以餘力及之將光潤其宗教爾苟
用此相夸豈知我哉一日全悟警厲諸徒眾未有對

卷八

宋學士集補遺

六

退補齋
藏板

清遠直前肆言如俊鶴橫秋日無留行全悟振威叱
之眾爲駭愕清遠氣不少沮如是詰難至于二三全
悟莞爾而笑曰汝可入吾室矣命爲記室向之歆慕
者則又曰清遠所證悟已造殊勝徒以文夸之宜其
恚也全悟瀕沒亦呼而告之曰吾據師位者四十餘
年接人非不夥能弘大慧之道使不墜者唯汝與宗
泐爾汝其懋哉宗泐字季潭今大天界寺主僧也寺
卽故龍翔云全悟旣示寂清遠肆爲汗漫游見虞文
靖公集於臨川謁大司徒楚國歐陽文公乞於瀏陽

卷八

宋學士集補遺

七

退補齋藏板

二公聞其雄辯蠡起文彩彰露僉曰是無忝於舅氏
者也浙江行省丞相康里公重其文行遣使者具書
幣延主會稽之寶相未幾遷杭之報國轉湖之道場
雖當兵燹相仍之際爲法求人無少退轉國朝洪武
初淨慈禪林虛席四眾一心復請爲主持會議曹奉
詔設無遮大會于鍾山二浙名浮屠咸集清遠一至
京師遂退居錢唐之梁渚梁渚乃全悟藏爪髮之地
問道者接踵而至不翅住山時八年十二月四大若
有所惱召門弟子善解屬以後事怡然而逝是月之

十六日也踰七日火化得不壞者三日齒牙曰鉢塞
莫曰舍利羅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附葬爪髮塔之
東若干步所度弟子某某嗣師之道出主名山者某
等若干人四會語有錄其詩文曰外集者凡若干篇
不待結集而盛行於時所書草隸亦徧流四方清遠
善鼓琴同袍以無益風之清遠笑曰非爾所知是亦
般若所寓也清遠軀分短小神宇超朗終身持誦金
剛般若經未嘗虛日報國入院季秋而山丹發花一
枝五萼如佛手然淨慈行化有陳氏婦預夢神僧臨

卷八

宋學士集補遺

八

退補齋藏板

其門及清遠至稽首作禮願爲尼以相依清遠舉大
法以開導之其婦恍若有所悟入清遠行未百步而
婦竟與家人別坐脫而去生平守道弗變元至正末
避地匡廬悍兵來索金帛清遠瞑目訶之曰浮屠烏
有是物耶兵怒拔劍欲殺之清遠引頸就劍兵嘆息
而去清遠偉行甚眾舉此例知餘不詳載也清遠諱
懷渭清遠其字也晚自號竹庵南昌魏氏子世壽五
十又九僧臘四十云濂聞之世間萬事皆可僞唯死
生之際不可僞有若清遠凡夫俗子孰不以文辭僧

目之及其亡也三事不壞光明熾盛驚動當世非有
證人毗盧性海寧有是靈驗哉大慧以來累葉相承
蓋亦若斯而已濂長清遠八歲雖屢承容色官守所
拘不暇以宗乘相叩擊今九京不可作矣其入室弟
子報國道謙持自爲事狀同鍾山德瓊以塔上之文
爲請因略其細而撮其大書而遺之使刻焉銘曰

大慧正友七葉相承焜耀鏗鐳以文華稱文非徒文
般若爲體其本旣弘用則自偉譬諸雲氣遙映日光
東西照之霞纒錦章所以達人兼治弗廢黼黻折衝

卷八

宋學士集補遺

九

退補齋
藏板

莫非佛事堂堂涓師結秀之姿庭槐有知應在瑞芝
旣抵碩師日交簪組文彩聲明一時彰著人見其粗
玉貫珠聯我窺其精說法熾然持此應緣隨時順逆
飛鴻度空曾無一迹報身已滅大火方融舍利粲粲
叢生其中矧是三德熏脩所致世間萬物唯此無僞
靈明上通所遺者文因文而人不限見聞山色溪聲
皆歸實相於此見師是謂無妄梁渚之虛雙塔巍巍
惟舅泊甥先後聯輝山石可泐川流可息此人天師
永保貞吉

元故演福教寺住持瞽庵講師示公道行碑銘
台衡之學至佛海大師澄公光明俊偉如日出扶桑
四方之人無不瞻仰故其入室弟子各能具大無畏
得無礙智而闡教於一方及其化去予多撫羣行而
銘其塔若今瞽庵示公之歿其烏得無辭乎瞽庵壽
六十九國朝洪武四年出游虎林以某月日順寂於
太平興國傳法教寺神思不亂如返故廬六年三月
七日其從子延慶住持智曉函靈骨歸藏受經祖塔
之側復恐無以傳來裔持狀來徵銘按狀台之寧海
有盧某者謹敎之士也其娶金氏金夢寶陔大土現
五色雲中覺而有娠及生一男子自幼逮長灑然有
出塵之思眾咸曰是子從佛乘中來耶年二十一投
會稽悟本院爲沙彌一山元公爲之脫白一山度弟
子四人取醍醐經開示悟入爲之名而瞽庵遂名顯
示號之曰瞽庵元天歷初受毗丘大戒卽踰濤江而
西欲講天台教觀時天岸濟公方主萬壽圓覺寺瞽
庵往事焉久之濟公見其天機峻利有一日千里之
勢乃曰子盍從吾師游乎他日大顯南嶽一宗吾於

卷八

宋學士集補遺

十

退補齋
藏板

子有望矣濟公之師卽佛海也佛海倡道於上天竺靈感觀音教寺來受經者雲蒸海湧瞽庵廁多士中晝夜研摩三觀十乘之旨察其密微至於蠶絲牛毛設有疑悶進質諸佛海退與四方俊彥縱橫講切不至於洞達弗措也眞積日久大小乘部文義句悉貯心胷有叩之者辯口如水東注不見其所窮朋類推服恆以爲不可及佛海器之命其司賓及佛海退居南天竺虎岩頤公來紹其後升掌懺摩而賢叟思公又延居第一座鍊徒牧眾不異於常時至正五年始

卷八

宋學士集補遺

上

退補齋藏板

出世隆壽教寺疆畝人侵者復之殿庑僧毀者葺之一坐十二春秋雖菑爾小刹聲望頓增遷雷峰顯嚴教寺破屋殘僧觸目皆淒涼之境瞽庵旣至學徒散者漸集迄復伽藍舊規人以爲難越六年江浙省臣力聘主崇恩演福教寺寺當兵燹之餘鞠爲荒墟瞽庵創丈室五楹間以納負笈之士遇有咨問者悉竭平昔所蘊疊疊而語之至於南屏雪川之同異尤嚴於斷制歷引諸家經疏辯證無遺或譏其過勞輒笑曰爲法忘軀桑門之常事爾子以爲勞乎已而兵禍

日亟飄然東邁向悟本樵山祖塔樓焉屏絕人事顧
至於西方淨土之學終日繫念未嘗少忘屢有靈瑞
之應瞽庵古貌長身寡言笑以清儉自持一榻二十
年瀟然如在逆旅當時齒臘相亞職業相肖咸據席
名山瞽庵視之澹然雅不事干謁其出世爲人皆迫
於羣情不得已而起性不樂時俗藻麗章句凡有述
作一本山家諸師之論其所度弟子某等若干人其
嗣法者祥符思賢等若干人嗟夫大化網緼變合無
垠而獲生人道爲難旣幸爲人得服福田衣又難雖
服福田衣從桑門之後而聞諸大法又難法或可以
治諸躬至於收攝一切有情使其解脫則又難之最
難者也瞽庵於此數者皆可以無憾狀謂能衍佛海
之道傳之方來動靜出處綽有可觀者誠可信不誣
也序而銘之孰謂非宜銘曰

維木之生兮處乎鄧林雨露所滋兮其崇百尋材旣
足用兮嘉聞孔章締構攸宜兮清廟明堂取以媿節
兮鬣髻類之道積厥躬兮位亦克施玄風四播兮象
龍駿奔足躡紺蓮兮口舒露雲一氣回斡兮造化發

卷八

宋學士集補遺

七

退補齋
藏板

鐵區胡翠達兮有豈無夷安養固遐兮最邇者心彈
即至今何聞古今幻生終滅兮有弗滅存一眞獨
露兮無身而身樵山不老兮青色如藍銘此塔婆兮
來者是監

佛鑑圓照論師大用才公行業碑

濂之方外友具庵法師現公手造行狀一通來謂濂
曰吾宗有大道師曰佛鑑圓照論師以至正十九年
三月十九日滅度於南山演福教寺其未滅度時頭
目忽岑岑然乃召弟子謂之曰我生緣將盡即焚香

卷八

宋學士集補遺

三

退補齋
藏板

面西而坐厲聲稱西方佛號晝夜六時聲無暫輟至
于浹日又曰爾等勿謂修持無驗吾淨土緣稔三昧
現前矣吾其行哉即具浴更衣據觚翰爲書以別相
知者復作辭世偈一首合掌而逝一城之人無不悼
惜及昇龕就火省院重臣憲漕達官皆執纜紼以從
五色神光自龕中發火已舌如紅蓮齒牙如珂貝舍
利如藏者滿地萬眾競取灰燼一時俱盡後至者穴
地尺餘亦得之某年月日建塔寺之南偏安養蘭若
奉諸舍利等藏焉惟古之大德視死生爲一朝固無

事乎表襮然不託文章之家登載徽行何以聳善而
扶教今其得法上首大山等既已修塔建祠而法孫
普福主山守仁復以塔上之文爲請願有以慰其遙
思遂以其狀相授濂按狀而序之曰論師諱必才字
大用姓屈氏台之臨海人所謂四字名號帝師大寶
法王之所畀也父諱哲明大經爲科目之儒母趙氏
嗜善弗厭而崇佛尤至西域梵僧入夢顯徵而論師
降生甫能言輒記孝經一卷七歲善屬句脫口而就
聲文諧協宛有思致年十二受經於西江瞿公瞿公
居越之報恩實剡源暹公諸孫通天台教觀論師挾
冊而從之已而祝髮受具足戒十六出游虎林謁湛
堂澄公於南天竺湛堂見其顏貌峻拔出語皆中肯
綮卽以法器期之命典賓寮時玉岡潤公自集慶維
那來居第一座學子歸之如雲論師亦執經入室雖
流金之暑折膠之寒足不踰戶限如是者十年凡山
家部味之玄教觀之要一經指授意釋心融無不臻
其間與玉岡嘆曰是子非靈山會上業已習之烏能
致此哉一時儕類如我庵無公絕宗繼公英聲偉望

卷八

宋學士集補遺

古

退補齋
藏板

超出時流至於剖決宗旨議定教章必推論師爲上
首舉無異辭玉岡出世海鹽當湖德勝寺延論師分
座講經兩注河翻縱橫無礙聽者咸詫不異北峯之
在世也泰定元年玉岡陞遷演福行宣政院請論師
繼其教席當是時湛堂聲稱喧播中外眾意論師必
願爲之子升堂演唱之際論師獨歸之玉岡君子謂
其知義益推重之至正二年轉杭之興福三年亦陞
住演福康里丞相屢致薌幣咨決心法一時貴人駿
士罔不望風作禮施金帛者由是充牣論師隨受隨

卷八

宋學士集補遺

五

退補齋
藏板

散首新大雄殿於兵燼之餘旣而三門兩序成未幾
彌顯之堂又成晚建萬佛寶閣其崇以尺計者一百
三十有奇金碧輝煌像變絢麗法筵之盛特冠南北
諸刹非惟留心有爲功業而已凡其所蒞講演大小
部文終而復始修禮期懺至若干會其見於著述者
有妙立文句止觀三大部增治助文法華涅槃二經
講義荆溪章安法智三祖禮文並行于世而詩偈二
編別傳登門受業者前後恆數百人出據師位者在
在有之世壽六十八僧臘僅五十六竟爾西歸矣悲

夫論師爲人凝重簡默觀行精勵孜孜修學無斯須
懈怠每夏終制解同業者皆囊衣篋帙而旋故鄉法
師獨掩關謝客益加磨淬人不堪其清苦而處之欣
欣也故其德業所就光明俊偉若此善乎具庵贊論
師之行曰論師以恢涵之量邁遠之識於空壤劫中
建住成之效而人或可齊者至於發性具之微肆
辯說之雄燦眞燈於既昏膠慧命於將墜此豈世力
之所能爲哉嗚呼斯言至矣盡矣濂縱欲竭其世諦
文字以美盛德之形容其何能度越之哉是用不辭
姑評騰其本末而序列如右復繫之以銘曰

卷八

宋學士集補遺

十六

退補齋
藏板

清明在躬志如神有開必先理適申巨顙深目疑應
眞飛空而來杖刺闡二股六環聲振振夢中乘此大
願輪性靈無障如風熏雙矚一鑠無全文耳入心通
俱正因超然直詣止觀門袖有神珠光燉燉欲與迷
轍開重昏南東西北方位分勝劣欲往咸知津三鎮
招提道益尊師子作座寶華茵一音演法春雷震天
雨雜華飛續紛龍鬼聳聽來僂僂有時潑動三昧雲
幻出樓閣撐秋旻昔也劫灰已四陲夜半荒墟牛馬

燐今焉五彩絢嶙峋化佛無數黃金身神機妙用翕
然臻但見協氣恒煙煨安樂淨域空中存銀沙寶樹
琉璃園鳥鳴籟動宣祕言金臺來迎歎孤騫青蓮爲
屋翡翠軒左右旋繞千幢旛法門明驗此無謾心境
叵得染淨泯不礙緣生想相勻人人負此希世珍慎
毋遺棄淪荆榛弗信來徵圓照墳

佛心慈濟妙辯大師別峯同公塔銘

華嚴建宗始於帝心大士帝心作法界觀門及妄盡
還源觀以傳雲華雲華傳賢首賢首既終而其徒慧

卷八

宋學士集補遺

七

退補齋
藏板

苑等悉叛師說後百有餘年僧統清涼國師遙遵遐
軌不弘教緒國師傳圭峯圭峯傳奧奧之後又復廢
逸朗現父子相繼而作補葺粗完現傳璿璿傳源二
師陰搜陽闡其宗於是乎中興源傳仲仲傳觀觀傳
會會傳心心傳悟悟號竹坡自吳來越開法景德教
寺越之有賢首教自悟始悟傳介介傳瓊瓊傳東山
萃冥承國師之旨大能發越受學者至于餘人萃傳
春谷遇遇傳今佛心慈濟妙辯大師同公上迦圭峯
凡一十六代矣公諱大同字一雲其號別峯越之上

虞王氏子世推簪纓之族父友樵母陳氏姪師已十月父見龐眉僧振錫而行問僧來自何所曰崑崙山也竟排闥而入父急追之寂然無有也暨出聞房中兒啼聲笑曰兒豈來向浮屠耶幼極俊爽覽諸載籍輒會其玄奧父授以辭章之訣握筆翩翩輒有可觀遂以纘承家學屬之母獨嘆曰是子般若種也可俾其纏繞塵勞乎命捨家人會稽崇勝寺從僧貴游已而鬚落受菩薩戒會春谷講經景德公復往依之獲授五教儀玄談二書又謁懷古肇師受四種法界觀

卷八

宋學士集補遺

六

退補齋藏板

懷古春谷皆東山大弟子深於華嚴之學者也公天分既高又加精進之功凡清涼一家疏章悉攝其會通而領其樞要義趣消融智光發現識者心服之春谷陞主寶林華嚴教院召公謂曰子學精且博矣恐滯於心曾以成籠執曷從事思惟修以剗滌之乎公卽出錢唐見佛智熙禪師於慧日峯下舊所記憶者一切棄絕唯存孤明耿耿自照如是者閱六暑寒佛智嘉其有成欲廢以上職不聽而去俄上天目山禮普應本禪師普應見已期之如佛智公將久留普應

曰賢首之宗日遠而日微矣子之器量足以張大之毋久淹乎此也爲贊清涼像而遣之公喜曰吾今始知萬法皆本一心不識孰爲禪那而孰爲教乘內外自此空矣亟還寶林見春谷且告之故春谷曰可矣乃命之司賓尋陞上座當時相從者皆宏偉之龍象公爲分講雜華玄門會元統宗必極其所言宋故官徐天祐王易簡聞之相與崇獎弗置聲光煥著五尺童子皆能知其名郡守范侯某憐春谷僧臘已高風之使讓其席公毅然不答侯設伊蒲供延公親與之

卷八

宋學士集補遺

七

退補齋藏板

語公曰有是哉所貴乎道者在明師弟子之分垂訓後人苟乘其耄而攘其位豈人之所爲乎明公縱愛我厚名義不可犯也侯不覺離席把公臂曰別峯誠非常人也元延祐初始用薦者出世蕭山淨土寺公自念圭峯以來累葉相承其間或絕或續繫執法者之賢否遂發弘誓力持大法晨講夕演雖至於勞勩弗敢少懈天歷初朝廷新設廣教都總管府遴選名山主僧一歸至公陞公住景德重紀至元中行宣政院遷主嘉禾之東塔公不赴時宰臣領院事乃改寶

林寶林清涼肄業之地人咸爲公榮公固守謙退遲
回不上州牧邑尹山林友社交疏延請亦不允至第
二疏始投袂而起傲終南山草堂故事建高齋闢幽
舍招徠俊乂浙水東西莫不擔簦躡屩爭集輪下公
竭忱開授比景德爲尤勤法筵之盛不減東山時公
復念許玄度皮道輿蕭管三公程師孟汪仲舉二郡
守有修建塔廟之勳立五賢祠以世祀焉至正初順
帝御宣文閣近臣有以公之道行聞者帝嘉之特賜
金襴伽黎衣帝師大寶法王亦俾以六字師號隱然
作鎮江南宗門恆倚之以爲重狀元忠介公泰不華
守越病旱無以禳僉謂非公不可公爲藝香臂上以
請雨卽澍公蒞事一紀餘以疾固辭堅臥崇福庵中
未幾部使者持節行郡迫起之元季寺焚于兵公奮
然有爲創演法堂及方丈室皆六楹間堂以實三藏
梵典室以修首楞嚴期殿閣門廡將次第經營而時
事日棘公因退處瞻博迦室年垂及於八十矣皇明
御極四海更化設無遮大會於鍾山名浮屠咸應詔
集闕下入見於武樓獨免公拜跪之禮命善世院護

視之次日復召賜食禁中及還復有白金之賜洪武
二年冬十二月得疾久不瘳口占辭眾語端坐而蛻
實三年春三月十日也世壽八十一僧年六十五越
七日遵治命就城南竹山準法閣維收餘燼瘞焉所
度弟子泰來元善如抵性激慧朗智僿真詣總該其
嗣法分布列刹者則妙心大衍暉亭善現高麗若蘭
景德仁靜姜山明善延壽師顛南塔國琛福城大慧
景福性澄妙相道稱法雲道悅小寶林日益淨土梵
朝也公神宇超邁伏犀插腦長身而玉立美談吐遇

卷八

宋學士集補遺

王

退補齋
藏板

王公貴人輕重教門者發論袞袞弗休其挺己衛道
理或不直雖斧鑕在前不少挫其氣中歲稍涉魔事
至中之以危法公不顧下帷卻掃日味華嚴其人一
旦自斃然其游心文翰賓接賢公卿燕饗賸遺唯恐
不盡其意永康胡公長孺吳興趙文敏公孟頫巴西
鄧文肅公文原長沙歐陽文公奎烏傷黃文獻公潛
武威余忠宣公闕咸樂與公交函詩往來無虛歲晚
歲與安陽韓莊節公性李著作孝光唱酬於水光山
色間尤極其情趣扶植他宗無塵毛猜忌聞其賢也

斂衽不暇斷江恩師少林學也薦之主天衣天岸濟
師台衡教也挽之尸圓通至於甄別人品摩厲後進
三宗屢得其人古林茂師之主保寧馭下過嚴楚僧
無賴者數人將愬之於公府公偶遇於旅邸設豐食
食之從容謂曰吾雖不識古林聞其爲禪林名德子
等將不利之君子以爲何如人不如且已否則恐罹
大咎也眾沈吟良久稽首列拜而去事遂寢公性至
孝自恨蚤喪父養母純至及亡春秋祭祀無闕且請
名臣書父母羣行樹碑於墓生平無躁進意高麗藩
王遣叅軍洪滄施大藏經於二浙滄自負通內外典
不復下人人越見公茫然如有失力言於王邀公游
燕都將振拔之過吳辭以疾而還持律甚嚴不敢違
越撫世酬物終始如一不以久近爲礙而散其誠逮
革代之後囊無一錢唯存書史五千卷盡散其徒之
能文者著述頗多未脫稿輒爲人持去其外集曰天
柱稿錄公自註詩文曰寶林編類聚古今人爲寺所
作者也嗚呼賢首之宗不振久矣凜乎若九鼎一絲
之懸公獨能撐支震耀使孤宗植立於十餘傳之後

卷八

宋學士集補遺

三

退補齋藏板

凡五十年非賢者其能致是乎濂總修元史時開局於善世院始獲識公公以濂爲文獻公門人時相過從慰勞者甚厚及公旣歿公之徒總該又與濂仲子中書舍人璉游乃奉天衣萬壽禪寺住持元瀨狀來求銘濂久未及爲而璉爲該請之愈力今該以材獲選俾返初服爲河間長蘆都轉運鹽使司判官又移書申言之今家食多暇據狀所書推原傳授行業之詳而爲銘文辭雖繁而不敢殺者稱人之善法當如爾也銘曰

卷八

宋學士集補遺

三

退補齋藏板

中天調御說大華嚴最勝種智萬有俱含煌煌帝心冥承選受昏蒙之中鑿開戶牖熾極而衰微歿欲灰不有清涼曷振其頽黃龍入夢鱗鬣照日首枕尾蟠臺之南北曾未再傳離而去之諸師繼興是考是毗載之則升委之則墜不弘在人道何行廢奕葉之餘靈承者公攀華茹滋號爲法雄謂彼雜華如來智海於覺定中而得自在帝珠出現寶鏡臨空交光互照眞俗俱融不善效之或膠於相若不剷除孰非吾障旋光內燭耿耿孤明一法不立廓落無營安住毗盧

靈慧自發內外皆空觀心無物出世道人從者如林
據摩尼坐揚清淨音旃檀熏心醍醐灌頂香味所加
動靜雙領詔下九門召入禁廷恩光赫赫佛日增榮
賢首之宗非公誰寄慧力之施茲焉爲至報緣已終
輕如蛻蟬定光常寂白虹在天龍鬼護塔陰飈颯爽
塵沙有生望門稽顙

故靈隱住持樸隱禪師澗公塔銘

嗚呼人之生也出沒氣化之中因成果隨風有一定
之業世雄氏所謂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亡者一旦

卷八

宋學士集補遺

二五

退補齋
藏板

遇合雖大覺法王亦或有所不免故濂於樸隱禪師
之事恆若有傷焉師住杭之靈隱入院甫浹日寺之
左右序言曰寺政實繁之都寺僧司之師曰若等盍
選其人乎眾咸曰有德現者稱多才昔掌崇德莊田
能闢其萊蕪以食四眾儻以功舉其誰曰不然師諾
之先是勤舊有聞歆現之獲田利率無賴比丘請於
前主僧代之及現之被選也大懼發其奸私走崇德
縣列現過失縣令丞寘不問未幾有健令至上其事
刑部刑部訊鞫既得實以師爲寺長失於檢察法當

緣坐移符逮師或謂師曰此三年前事爾况師實不知且不識聞宜自辨數可也師笑曰定業其可逃乎至部部主吏問曰現之犯禁爾知之乎曰知之曰既知之當書責款以上師卽操觚如吏言尙書暨侍郎覽之大驚咸曰師當今名德也惡宜是有游審之務得其情師了無異辭於是皆謫陝西爲民間亦大悔且泣曰聞草芥耳豈意上累師德蚤知至此雖萬死不爲也師弗顧行至寶應謂從者道昇曰吾四體稍異常時報身殆將盡乎夜宿寧國禪寺寺之佳持總

卷八

宋學士集補遺

三

退補齋藏板

虛了公與師爲舊游一見甚謹師女弟之夫陳義安時爲青州衛知事移戍鳳陽以道經寺中師悅曰吾遺骸有所託矣是夕共飯猶備言遷謫之故不見有德色明旦忽端坐合爪連稱無量壽佛之名泊然而逝實洪武十一年正月十九日也義安與總虛爲其龕斂以俟師之季父至道盡然傷心遣其法孫梵譯走寶應焚其骨而還骨間舍利叢布如珠縣大夫及薦紳之流來觀皆嘆息而去其年四月八日至道同其徒結窳於山陰和塔祖隴之側瘞焉嗚呼師初以

童子從弘教大師立公於至大報恩寺大師使其祝髮受戒於昭慶濡律師師嶷然有遠志韓莊節公性以道德辭章下帷授徒師亟往從之韓公察其精敏首開以羣經要旨次訓以爲文程度俯仰變化開闔曲折悉洞然於心曾伸紙引墨思源源而不可遏韓公爲之撫几稱善天岸濟法師以佛海大弟子通台衡止觀諸書開講於虎林之集慶師又往從之法師爲析三千性具之義及四明孤山同異之辨波瀾浩蕩廉陞高嚴師能一一領解台宗諸大老競以書聘

卷八

宋學士集補遺

三

退補齋藏板

之欲令出門下師不從元叟端禪師說法雙徑山人尊之爲當代妙喜師又往從之入門叟厲聲一喝師若聞雷霆聲黏縛盡脫遽稽首作禮叟曰汝果何所見邪復問答四三轉皆愜叟意叟顧左右曰是般若若位中人也遂錄爲子命歸侍司尋遷掌記室師年已三十七矣久之出游建業大龍翔寺寺主廣智全悟訢公精貫儒釋二家行文爲世模範不輕與人見師特盛稱之繼往臨川謁虞文靖公集虞公尤稱之一留九十日乃還他若黃文獻公潛蒙古忠介公秦不

華翰林學士危公素其同辭稱師無異於虞公名聞
行宣政院元至正十六年請師出世會稽長慶寺陞
天衣萬壽禪寺四方問道者聞風來歸師以氣衰倦
於將迎營精舍一區而歸老焉卽前所謂和塔處也
元亡皇明龍興詔天下名彙門建會鍾阜升濟幽靈
輪番說戒師與上竺東溟日公五臺璧峰金公特破
召入內庭從容問道賜食而退已而辭歸和塔若將
終身焉洪武九年冬十二月靈隱虛席諸山交致疏
幣延師主之師不得已而赴未及期年而崇德之禍

卷八

宋學士集補遺

三

退補齋藏板

作矣嗚呼世之學浮屠者不爲不多習教者不必修
禪修禪者未嘗聞教師則兼而有之且邇儒家言交
又足以達其意敷闡大論發揮先哲釋門每於師是
賴千百人中不能一二見焉竟以無罪謫死苟不歸
之於定業將誰尤哉師歿後一年譯請虎丘大師仁
公疏爲事狀以瀨與師友也來徵銘嗚呼師於死生
空矣譬如雲影谷音曾無繫著何假於銘哉然不見
諸記載恐無以白師於天下後世瀨因詳著其事而
勒諸碑蓋誠有傷於中也師生於越會稽縣父倪機

母巖氏皆號士族其諱元瀨其字天鏡別號爲樸隱
一時聞人多紀詠之容貌魁偉襟懷煦然如春世間
機穽捭闔之術不識爲何物性尙風義斷江恩公與
師締忘年交斷江卒師爲刊布詩集復請虞公銘其
塔三主名山起廢補壞具有成績壽六十七臘五十
三三會語有錄二卷詩文曰樸園集葺若干卷所度
徒弟曰自宗曰梵詠曰梵謬等若干人嗣法而住院
者曰禪慧智湛曰龍山普明曰昭福楚磨等又若干
人云銘曰

卷八

宋學士集補遺

天

退補齋
藏板

我觀羣生所作惟業黑白雖殊影響無別因緣合并
如磁引鐵神應自然牢不可脫於越之墟降生良繇
氣量軒然欲吞虹霓義理蠶絲自何而推闢其通塗
非東魯書乃經乃史載攻載讀擿其幽微罔不昭燭
形諸篇翰龍錦盈束擲地鏗然聲逾金玉此亦麓迹
盍返其真性具之旨何妙弗臻圓通萬類不隔絲塵
從而學之捷如轉輪文橐教筌弼中彪外苟或滯之
觸境斯礙曷若觀空超然無對拔劍一麾千軍咸退
本旣茂矣末則有光手握玄珠三鎮道場扶衰振弊

作世法幢以何因緣魔力遂彊訾金非純斥玉多璽
笑談受之容色非愠我初無生死亦吾分執刃斬風
於風奚損古先至人橫罹凶危委以大順理亦類斯
顧茲有眾倚若蒼龜身亡道隨寧不遐思天能勝人
是非自定外物去來豈傷吾正我造銘文用白師行
萬里無雲一天如鏡

上天竺慈光妙應普濟大師東溟日公碑銘

皇帝受天明命奄有方夏鴻仁惠澤覃及幽明於是
有學僧伽奉詔入京上御奉天殿丞相御史大夫暨

卷八

宋學士集補遺

五

退補齋
藏板

百僚咸在而僧伽魚貫而見時東溟大師年最高白
眉朱顏其班前列上親問以升濟沈冥之道師備述
其故上悅顧眾而言曰邇來學佛者唯飽食優游沈
蕪歲月而已如金剛楞伽諸經皆攝心之要與何不
研窮其義苟有不通質諸白眉法師可也自後數召
見字而不名人皆以爲師榮及建鍾山法會請師說
毗尼淨戒聞者開懌時洪武五年春正月之望也師
辭歸杭之上天竺山日修西方安養之學冥心合道
不雜一念十二年秋七月朔日夢青蓮華生方池中

華色敷腴清芬襲人既寤召弟子妙脩曰此生淨土之祥也吾去人間世殆不遠乎至四日跌坐書頌合爪而寂世壽八十又九僧臘七十有三其月十日奉全身藏于山之西峯妙應塔院妙修乃具行業來言曰先師有墜言吾死非宋學士不可以銘吾塔執事嘗與先師游敢援斯故竊有所請濂前年幸謁師見師精神浮動眉宇間戲謂師曰法力所攝師之四體當益強濂歲歲上京師必過虎林必與師談辯如今日也師曰學士固未艾老身石火電光爾烏能久乎

卷八

宋學士集補遺

三

退補齋藏板

遂一笑而別豈意師果條然而西往乎銘何敢辭師諱慧日號東溟天台赤城人宋丞相賈魏公諸孫志慕空門往縣之廣嚴依平山等公落髮爲桑門時子庭訓公講台衡之學於赤城師走輪下而受其說依科指授便能領其大義觸類而長日增而日益子庭嘆曰投丸下峻坂不足以喻其迅疾也北峯之道其藉之以大昌乎自是子庭一屬意於師歷代相承微旨所以扶正斥邪伐異歸同者無不言之師之學沈浸醲郁而名動一時矣一旦假寐似見有竹橫地下

竹上所凝者白粥粲然師因臥而餐之及覺言於子庭子庭曰竹粥與竺同音子得就地以食其緣殆在上下兩天竺之間乎子宜亟行師卽持瓶錫而出遠度浙河拜竹屋淨公於上竺觀音教寺竹屋見師俊穎輒留之所處頗卑溼師賦詩以述其事竹屋見之謂其眾曰此郎不凡他日當嗣主茲山不可以少年易之爲遷燥剛之地遇之如賓友會有營繕之役而施金帛者接踵而至勤舊僧欲揭示氏名以勵其餘選工書者眾卒無以應師揚袂出曰吾試爲之霞翕

卷八

宋學士集補遺

三

退補齋藏板

雲舒精采煥發竹屋見之尤喜且曰吾前言果不謬矣翹翹蒼松挺出於荆榛之上者非其類也邪命與賓客尋更掌僧籍竹屋旣示寂越溪澄公自演福來繼其後越溪甚器師延居後堂之版屋未幾出世吳山聖水越溪念之弗忍舍復招還山處以上座以表儀四眾吳楚閩蜀之士趺足而至者動以百計師隨其性竇淺深而疏導之作人之盛當時罕有其比元重紀至元四年行宣政院采諸人望以主列刹而師獲住薦福歷三暑寒下竺靈山教寺災至正元年宣

政使高公納麟謂非師無以膺起廢之任移師泣之師至脩普賢大土殿雲間大姓蔡氏邀師至家施錢十萬緡師過姑蘇大致香楠爲材曾未幾何大雄寶殿成蔡卒其妻夏氏爲刻佛菩薩洎觀自在大阿羅漢諸像黃文獻公潛實爲之記四年高公又遷住上天竺子庭所謂上下兩天竺之徵至是益驗矣師知緣契在斯夙夜注心罔敢怠遑走募多金之家初脩大殿次建三解脱門次鑄巨鐘構危樓以冠之次營重閣講堂上祠諸祖下爲講法之所他若白雲堂選

卷八

宋學士集補遺

三

退補齋藏板

佛場及諸寮宇一一皆完復罄已橐篋通塗自普門達於三門凡寺制所宜有無不具焉帝師大寶法王嘉師法行賜以金襴法衣及慈光妙應普濟大師之號十六年師自念人貴知止汲將焉求竟搥鼓而退隱於會稽山水間飄飄然如野鶴孤雲人不知其爲師江浙行省丞相達識帖穆爾公方領宣政院事遣使者以物色訪之力請還山躬帥僚屬奉幣以上師知其誠復再正法席前後所住凡二十五年國朝洪武改元始獲謝事於塔院云師軀幹修偉眉長三寸

餘其白勝雪目睛閃閃射人道德餘光所照不問毫
倪見師經行謹曰我白眉和上來也爭持香華以爲
供養居常顏面嚴冷片言不妄發卽發雖對王公大
臣未嘗出一軟媚語至於誘掖後進辭色溫如春陽
天台四明所著諸書循環開授止而復初聽者咸謂
披青雲而見白日其在京時輿論以瓦官昇元敎寺
乃天台初釋法華道場不可久廢乃以其事上聞卽
天界禪林別建室廬以存舊號請師開山師爲升座
說法九府大浮屠皆俯首以聽風聲所被遐邇翕然
歸心師所度弟子甚眾其在下竺則圓具等十人上
竺近二百人而妙思妙本妙修爲最先嗣其法系者
則思齊行樞允鑑允忠良謹普智文會元琇景梵各
闡化於一方今繼師住上天竺者卽妙脩也濂聞法
智尊者中興天台之道五傳至北峯爲尤盛北峯諸
子無不競爽而佛光桐洲剡源爲最良剡源之孫曰
越溪而桐洲之孫則玉岡也師爲佛光再傳之嗣視
越溪玉岡爲法門兄弟先後同荷大法攝受有情法
筵特爲江南之最奈何越溪玉岡同年化去而着德

卷八

宋學士集補遺

五

退補齋
藏板

偉望唯師之存巋然如魯靈光聳人瞻敬三十八年
之間其弘宗助教有功多矣苟不勒諸圓廟之碑何
以垂示罔極而慰學者之思哉乃從妙修之請而述
銘曰

人天之際所貴惟誠能貫鐵石可達潛冥世之修學
思證無生舍此不務其將孰營倬彼大師爲時俊英
依科攻義分疏尋經春蒸卉木水翻建瓴天延法胤
神夢符禎出演鴻寶丕昭性靈龍鬼夜聽寶華書零
肯昧道器一混涓涇飛樓矗矗湧殿亭亭棟吻獸攫

卷八

宋學士集補遺

語

退補齋
藏板

程礎螭擎琅函飭鳳華篋鏗鯨一實所感百物交并
有仆必起無廢不興惟心所證諸緣莫撻塵毫無累
體用咸貞罄竭表裏脗合幽明出言石墜轉盼霜凝
釋門著蔡刹海章程屬茲象末倚作金城豈期蓮萼
遽生淨泓三宗抱戚四眾含情魂游樂國魄閱泉局
世相莫廢人文是徵後千百載尙信斯銘

徑山興聖萬壽禪寺住持竺遠源公塔銘

徑山禪師人寂已久古縉州男子實爲之銘其序曰
禪師諱正源字竺遠歐陽其氏也文忠公爲遠祖而

南康其所居也年二十七受具戒越四十五載當元至正二十一年六月廿六日壽七十又二而逝其始與卒也大辨和上虛谷靈公以道德名東南其傳法師也觀音興聖道場靈隱徑山其所主伽藍也始見陵公公以龍潭滅紙炬語問之禪師應之曰焦石可破層冰公曰破後奚爲復應之曰探索乃知公詰曰所知者何事方思對其語公遽舉杖擊之悚然默喻由是智開識融外內無礙雄談慧辨動靜皆空叩之者無窮歸之者有容近者化而信遠者慕而宗又能

卷八

宋學士集補遺

三

退補齋藏板

飾之以文持之以勤位尊而不以爲榮德盛而守之以謙所得乎道而出乎世者也居道場增其室廬之未備者主徑山焚亂兵遺骼之暴露者在靈隱樓閣皆爲煨燼惟其所居獨存類有神以相之者其建功動物之可見者也生之夕梵僧見夢於其母及將殛也預告日期書偈而化弟子分瘞爪髮於道場舍利叢叢然生其靈異之顯著者也元之帝師聞其賢錫以佛慧慈照普應禪師之號五主巨刹皆方鎮大臣遣使者所邀致其法孚於人者深也廣化圓伊本覺

文煜興聖宗德承天道瓊淨光智聚大慈等若干人
其得法弟子也某等若干人其所度學子也徑山其
白塔所在也全身而瘞者禪師之意也二十二年某
月日其瘞之時也集而傳之者其所說法也法不可
以迹求道不可以形著雖無塔可也有塔矣雖無文
可也宜無文矣繁其辭者過也故略而約之略而約
之者古之道也以古道處禪師者余志也謂余爲簡
者非知道者也請銘者誰圓伊也銘曰

道之原本無言兮以言求道道豈宣兮有倬達摩號

卷八

宋學士集補遺

三

退補齋
藏板

爲禪兮指心見性簡且專兮契而失宗口耳是傳兮
曩譌蹈誕欺昏頑兮虛石嶽嶽法雷震天兮餘音所
及誓以顛兮師奮大勇直走其前兮象據獅吼沂幽
玄兮五泄名山從者千兮扶堦疏滯導百川兮洗濯
白日光爛然兮有目皆觀照八埏兮文辭如雲來翻
翻兮卽而索之以緼絜煙兮道且不有矧簡編兮又
况幻形同蛻蟬兮闕塔鏡文不愈衍兮有文之文多
糾纏兮文而無文道乃全兮師道如弄此遺嗟兮因
粗解妙在後賢兮

天龍禪師無用貴公塔銘有序

師諱守貴字無用水庵其別號也俗世甄氏世居婺之浦江其家業於耕樵每使之行饁田間師志弗樂也乃同鄉童子從師傳學讀書元至治癸亥師年十八矣入里之康侯山依浮圖法爲僧羣僧各分檀越家遇其作齋會輒持鼓螺應之師又弗樂泰定乙丑師年二十翩然往浙水西日以問道爲事適千岩禪師長公縛禪於龍華寺山師往拜之授以向上一機冥參默究恍若有所契師因弗欲辭去龍華與天龍

卷八

宋學士集補遺

三

退補齋藏板

院隣天龍沙門大道平公方務起廢力挽千岩主之丁卯春正月笑隱訴公言千巖行業於行宣政院將俾出世住大禪坊千岩竟遁逃不見使者久之夜渡瀟江東走烏傷伏龍山師復與之俱山有廢刹曰聖壽千巖爲一新之遂命師領其徒至正丙戌師還天龍往參中峯本公斷巖義公梁山寬公其反覆扣答不異見千巖時師太息曰千江雖殊而明月則一吾今後無疑矣戊子之夏退居嘉興建庵爲佚老計庚寅秋七月十日夢大道來別曰吾已棄人間世矣師

大驚急拏舟往視之大道果告寂後因名所居庵爲
應夢黃文獻公爲記其事云師自是復住持天龍天
龍素無恆產募齊民二千家每臨食時輒取一小甌
聚之養四眾大道旣建大殿三門兩序及埭佛菩薩
阿羅漢諸像師繼其後益殫志畢慮爲造僧室與演
法堂堂上爲閣以妥吳越錢氏所造大悲尊象又買
並寺之地以爲蔬畦而寺制所有者小大咸飭鐘魚
互答經唄兼舉隱然如大伽藍矣辛丑八月二十日
作偈一首副以高麗淨瓶寄別江浙行省丞相達識

卷八

宋寧 吳補遺

三

退補齋
藏板

帖穆爾公明日趣作浴事索筆書頌曰一蝸臭殼內
外穢惡撒手便行虛空振鐸天龍一指今猶昨擲筆
而化丞相聞之大加歎異遣官僚爲具後事以某月
日造慈濟塔院於天龍西崗奉全身葬焉師平生不
畜長物寒暑唯一布衣戒行甚峻常落一齒其左右
櫝藏之中生舍利羅五色熒然日見增長世壽七十有二
僧騰五十又四所度弟子善法住持德盛等若干人
余與千岩結方外之交揮塵談玄無月不會而師又
與余同鄉里故於師之傳授行業知之實詳銘非余

孰宜爲之德盛之請有不得而辭也銘曰
伏龍之山懸岩千尺誰陟其巔奮身一擲軀命既絕
萬緣頓息絕後復生眞體軒兀如摩尼珠其光五色
照耀東南不落名迹天龍一指斯爲獨得無用之用
動而常寂化爲樓閣莊嚴淨域苟以爲是涉乎相執
以空爲楮以無爲筆焯德示後用垂千億

元故寶林禪師桐江大公行業碑銘

古浮屠之道以堅忍刻苦爲先故其慮澄欲寡而入
般若爲最易所以雲居誨人爲己不貪世榮翠巖曰

卷八

宋學士集補遺

五

退補齋藏板

走聚落食或不繼此無他重內而輕外也濂今得一
人焉曰寶林桐江師其視榮名利養亦澹然無動于
中瓶鉢之外絕無長物所服布袍或十餘年不易臨
歿維耶來發遺篋欲行倡衣故事唯紙衾一具而已
大笑而去嗚呼據位十刹之間而履行危峻若此視
翠巖雲居其爲人也何殊可不書以爲學佛者之法
乎師吳氏子世居巖之桐江故因以爲號諱紹大父
善母李氏師神觀孤潔不樂處塵囂中一觸世氣唯
恐有以泥之入同里鳳山寺爲沙彌稍長祝髮升壇

納滿分戒私自計曰化龍之魚肯於蹄涔求生乎卽
曰杖策而出上雙徑山謁大辨禪師陵公公據席攝
眾道價傾東南一見師大喜授以達摩氏單傳心印
相與詰難者久之師退復自計曰如來大法天地所
不能覆載其止如斯而已乎遽辭去歷三吳之墟宿
留建業經匡廬泝大江之西還止湖湘漢沔間名伽
藍所在必往參焉諸尊宿告之者不異徑山時師復
慨然曰吾今而後知法之無異味也乃歸見公公俾
給侍左右師益加奮勵脇不沾席者數載朝叩夕咨

卷八

宋學士集補遺

早

退補齋
藏板

所以悟疑辨惑者無一髮遺憾遂得自在無畏法陵
公喜傳授有人每形之於言時東海歟公以天目嫡
孫唱道淨慈爲法擇人如沙中淘金鮮有謙其意者
會藏室闕主者乃曰必如大兄方可耳師乃起蒞其
職尋以心法旣明而世出世智不可不竟手繙貝葉
寒暑俱忘每夜敷席於地映像前長明燈讀之一大
藏教凡陸千二百二十九卷閱之至三過遂皆通其
旨趣師之志猶未已儒家言及老氏諸書亦擇取而
孺啻之自是內外之學兩無所愧矣元之至順壬申

廣教都總管府新立未久宋諸輿論命出世嚴之烏
龍山景德禪寺興廢補壞善譽流衍至正辛巳行宣
政院遷主金華山智者廣福禪寺寺近郡城十有餘
里而城中爲廉訪使者治所持節而來者多朝廷老
臣及文學之士休沐之日恒入山諏詢內典故持法
者頗難其人自師之至若貴若賤小若大靡不嚮風
悅服四方學子翕集座下甚至無席受之一時法會
號爲極盛戊戌之秋院中復徇羣請移住義烏雲黃
山寶林禪寺師堅不欲行使者凡三往返然後承命

卷八

宋學士集補遺

空

退補齋藏板

明年己亥八月朔覺體中不佳至第七日日將沒鳴
鼓集眾告以永訣卽斂目危坐或請書偈接筆擲于
地曰縱書到彌勒下生寧復離此邪儵然而化服沙
門衣五十八春秋享報身壽七十有四越五日行闍
維之法獲舍利羅如紺珠色齒牙貫珠不壞以某年
月日建塔於某處藏焉師廣額高眉正容悟物使人
妄意自消生平以弘法匡徒爲己任敲唱雙舉鐘鼓
交參未嘗少懈有求文句者操筆立書貫穿經論而
歸之第一義諦間游戲翰墨發爲聲詩和沖簡遠亦

有唐人遺風至於有所建造磬石運甓躬任其勞以爲眾倡手未嘗捉金帛悉屬之知因果者或尤之則曰吾知主法而已嘗患滯下疾拭淨不忍用廁紙摘菽葉充之其刻苦蓋人之所不能堪非見解正力弘量豈易致是哉三會語有錄其上首弟子兜率行勤已爲編集行世永明戒茂復以塔上之文未述爲愧乃數來徵濂銘濂昔見師於金華山中閱蠅頭細書戲問之曰師年耄矣其眼尚如月耶師笑曰賴有此耳別後復錄近作詩一卷來寄師之意似相知者濂

卷八

宋學士集補遺

聖

退補齋藏板

自後奔走西東弗能再往今師則不復見矣因從永明之請歷序師之苦行并其證悟之深者勒諸穹碑假佛法而饗貴富者過而讀焉其有所觸也夫銘曰
大辨之道白如日一照使人光明域幻爲巖瀑瀉干尺珠璣散落龍爲惜寶林師子亟返擲歷徧名山絕爪迹大海震蕩接天碧鹹味由來同一滴三藏玄文密如織映燈夜讀廢寢食差別從今曾于一欲求隻字不可得三鎮名山道充斥太空無雲雷下擊龍象人天俱辟易孤高有同泰華色茹苦不翅餐崖蜜偉

哉德人麟鳳質特爲時來誰復識長風滿水
感古思今意何極

大天界寺住持白庵禪師行業碑銘 有序

大天界寺住持白庵禪師諱力金字西白吳郡姚氏
子其母周氏夢一龐眉僧類應真者直趨房闔麾斥
弗退因驚呼而覺遂懷妊時至而育奇芬馥郁滿庭
年臨五六方顰圓額白皙如琢玉見者無不憐愛縣
大夫時抱載車上歸與妻妾環玩之欲索爲子父母
靳弟與逮七歲穎悟異常凡書一覽卽能記憶或見

卷八

宋學士集補遺

墨

退補齋
藏板

佛像輒五體投地作禮而退一日請于母曰兒患世
相起滅不常將求出世間法可乎母曰出家甚苦爾
年幼豈能堪乎曰兒心自樂之想無苦也自後請之
不已父母知志不可奪俾依吳縣寶積院道原衍法
師爲弟子十一歲祝髮受具戒精研三觀十乘之旨
領其樞要衍公主秀之德藏師爲綱維之職軌範肅
然忽喟然嘆曰名相之學畧諳之矣盍棄諸緣而往
躋覺路乎遂更衣入虎林謁古鼎銘公于雙徑古鼎
一見輒以法器相期示以德山見龍潭語師奮迅踊

躍直觸其機從而有契銘公俾掌記室曾未幾何分
座後堂敷宣大法如山川出雲靈雨霑潤四眾信服
復隱居前堂聲光烜烜起叢林間至正丁酉出世住
蘇之瑞光寺會嘉興天寧寺災郡守貳咸曰非師不
足起其廢具禮幣遣使者力邀致之師至未久儼如
兜率天宮下現人世道路過者莫不瞻禮贊嘆帝師
大寶法王聞師之賢授以圓通普濟禪師之號師自
幼喪父唯有母存乃去城東一舍築孤雲庵以奉養
焉同袍或議之師呵之曰爾不見編蒲陳尊宿乎何

卷八

宋學士集補遺

四

退補齋
藏板

言之易易也洪武改元皇帝御大寶歷弘闡佛乘首
開善世院俾擢有道淨屠莅天下名山杭之淨慈主
席尙虛僉欲起師居之疏與幣交至浙江省臣復遣
使趣之師皆力辭乃退居同歸庵迎母以養僕夫忽
夢庵前有瑞花如芙蓉然光彩絕異或謂夢者曰此
花天子當取之而去且而述其事人以爲誕已而有
旨起師任持大天界寺命將下之曰乃僕夫所夢之
宵也師應詔至闕見上於外朝慰勞優渥卽令內官
送其入院賜以天廚法饌萬幾之暇時召入禁庭奏

對多稱旨蓋師精通西竺典及東魯諸書其與薦紳
談論霏霏如吐玉屑故咸樂與之游至於勘辯學子
務以直指心源宗說兼行機用迭發尤使聞者敬仰
不置四年春詔集三宗名僧十人及其徒二千建廣
薦法會于鍾山命師總持齋事師能靈承上旨凡儀
制規式皆堪傳永久尋以母年耄舉徑山泐公自代
復還庵居五年冬詔復建會如四年大駕臨幸詔師
闡揚第一義諦自公侯以至庶僚環而聽之靡不悅
服一日忽示門弟子曰吾有夙因未了必當酬之汝

卷八

宋學士集補遺

聖

退補齋
藏板

等勿以世相遇我未幾示微疾謝去醫藥飲食手書
一偈委順而化實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也停龕六
旬始行荼毗之法視其貌如生數珠齒牙不壞於火
設利羅無等觀者競取之而去世壽四十有七僧臘
三十又六所度弟子某等二十餘人嗣法上首出住
名山者保寧覺慧等又二十餘人三會語有錄謀建
塔於嘉興城西環翠蘭岩以某年月日舉靈骨及不
壞者藏焉師神觀秀偉智辯縱橫以宗教爲己任不
畜私財每得財施輒舉以給貧者嘗以楞伽經及法

寶壇經乃釋門心要當毒暑時揮汗膳鈔鏤梓以傳
師既歿覺慧惟恐其遺行泯泯晝夜弗自寧件繫羣
行爲書乞予爲塔上之銘予惟臨濟之傳至於寂照
大師其道益光明盛大故其子若孫亡慮數十人各
主名山務識本源至今接武而奮者尙未已也如師
者亦其一人焉此無它傳授之真穎悟之正而無它
歧之惑也夫塔之有銘始於梁而尤盛於唐以爲不
若是無以繫學者之思而景先哲之行也予不敢廢
此義遂因慧覺之請爲造銘曰

卷八

宋學士集補遺

吳

退補齋
藏板

一真妙心兮圓同太虛迷者自蝕兮唯塵之拘曷治
曷攻兮在靜其慮禪斯有學兮流于中土臨濟正宗
兮弈葉其光傳至寂照兮愈亢厥宗叶子孫螿螿兮
各闡化機要使青蓮兮出於汙渠唯師之生兮孰乘
願輪豈伊應真兮憫世度人學兼內外兮卓然名家
轉彼名相兮爲德之華紺目一瞬兮大法畢具見者
悟之兮無句之句寶華樓閣兮彈指卽成不現世尊兮
何經何營三益精藍兮其法益崇曷以徵之兮設利
青紅生死去來兮不礙真圓飛鴻印雪兮爪趾宛然

塔婆新建兮下瘞靈骨銘以揭之兮來者是則

無盡燈禪師行業碑銘

天臺有上雲峯在州城西南十餘里重厓疊巘如雲
旖翠巖盪摩於空濛而靈巖龍湫吐納光景尤號勝
絕是宜有道者之所棲息五季時東甌大士永安來
居之疏釋經論多至百餘卷皈依者日眾遂闢地爲
鉅刹錢忠懿王賜額曰證道三百年間洊罹焚毀唯
存斷礎於斜照荒烟中無盡禪師傷之周覽故址嘆
曰大士韶國師之法嗣也吾可不遵行遺轍乎延祐

卷八

宋學士集補遺

碑

退補齋
藏板

甲寅縛草爲庵廬宴坐其間虎狼蛇豕交跡於戶外
禪師攝伏之不能加害日與其徒脩苦行以自給冬
一裘夏一葛朝夕飯一盂影不出山者踰五十春秋
人多化之以勤勞脩持爲第一義荆棘之區變爲寶
坊金碧交輝上矗天際而諸禪林環列於其下上雲
之境於是爲尤勝有以土田爲布施者則辭之曰先
佛以乞食爲事吾焉用此爲南堂欲公名重一時作
長偈寄之謂禪師行業不讓大士然天性尤孝謹迎
母童氏養山中年九十四而終眾以非沙門行讓之

禪師曰世尊尚升忉利天爲母說經我何人斯敢忘
所自哉洪武己酉春正月忽示微疾召其嗣法惠峯
主僧普饒繼其席二月八日復作書與同袍道別夜
將半顧左右曰天向明乎對曰未也或曰和上正當
此際何如禪師破顏微笑曰昔古德坐疾有問者云
還有不病者乎古德云有又問云何物是不病者古
德云阿爺阿爺禪師既舉此語良久又曰如此喚做
病得否眾皆無言禪師祝曰色身無常早求證悟時
至吾將去矣侍者執紙乞偈禪師曰終不無偈便未

卷八

宋學士集補遺

哭

退補齋藏板

可死邪侍者請之益堅乃書曰生滅與去來本是如
來藏椽例五須彌廓然無背向投筆端坐而逝時是
月九日也壽七十八臘五十七火化異香襲人所獲
舍利不可勝計其弟子智宗善守道成及今住持普
饒以某月日建塔于峯之左原大河衛鎮撫林君性
宗嘗從禪師游師勉以忠孝迄能爲國宣勞爲時顯
人恐禪師之行不白于叢林以隆恩大師道原所爲
狀來徵文謹按狀禪師諱祖鎰無盡其字也族王氏
四明人父好謙嘗寫華嚴經五色設利見于筆端禪

師年方幼嘆曰般若之驗一至於斯邪年十四卽求
出家依郡之天寧僧良偉尋事其寺住持東白明公
旣得度復受具戒於開元奎律師已而日溪泳公來
代明公說法命掌綱維司藏鑰日溪升堂禪師出問
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乞賜指示日溪曰十二時中
密密參究忽然觸着卻來再問禪師抗聲曰無常迅
速生死事大語未終日溪便喝禪師遽禮拜日溪曰
見何道理便爾作禮禪師曰開口卽錯日溪領之禪
師服勤數載復出參名德以驗其所證時中峯本公

卷八

宋學士集補遺

吳

退補齋
藏板

在天目方山瑤公居淨慈無見觀公住華頂斗岩芳
公主景星禪師皆與之辨詰其所印蓋不異見日溪
云禪師得道已思翰胸而護持之及遇上雲峯勝地
卓錫其中遂至終身焉嗚呼若禪師者可謂能守道
而弗遷者矣古之僧伽多寄迹岩穴友烟霞而侶泉
石至有躡步不與塵俗接者治內之功純務外之意
絕也風教日偷學者始不知自立榮名利養之念日
交蝕於心習奔競于請無所不至足以來有識者之
訕侮可勝嘆哉禪師一鉢自將策厲學徒於寂寞之

濱雖施者填委振起頽廢重樓傑閣彈指現前亦未
嘗見其有爲震黃鍾於瓦釜雷鳴之際翔靈鳳於眾
禽紛飛之時謂爲禪師矯弊之功非邪評隲成章繫
之以銘庶幾能箴末法之膏肓也歟銘曰

台有聞僧幼輒弗羣能感雜華思樂正因棄白趨緇
鞠明究曠務治心垢甚救首焚頓忘色聲負絕見聞
歷抵諸師如提孤軍背水設陣瀕亡獲存有蓋者山
是曰上雲高摩翠旻低壓紫氛昔之開士來疏竺墳
我追軌轍志符隱淪起廢爲功策意以勤寶殿高窳

卷八

宋學士集補遺

辛

退補齋
藏板

華宮糊紋丹牖絢麗觚稜紛紜此本無作彼應自臻
一榻危坐八窗凝塵影不出庭錫常挂軒迹處恬曠
俗慙競奔逢時而逝若臂之伸凡濟覺海實探心源
外動苟息內靜方敦非有獨行曷昭羣昏左原演迤
白塔嶙峋凡入道者來視刻文

扶宗宏辨禪師育王裕公生塔之碑

有序

我如來設教騁威神妙智之力示超絕極致之理視
萬劫爲旦暮刹那之頃三際現前是故以生滅爲一
雖出入靡常而真如之性炯然長存旣無染淨亦無

寡多習其學者往往深入禪定後天地而不凋不知孰謂之死孰謂之生也扶宗宏辨禪師現坐玉几道場說法度人而絕去來之相預建塔於廬山石耳峯下期他日爲設利之藏其上首弟子師秀持岳林佳山良瑄所聚事行徵濂爲銘勒諸塔上嗚呼有若師者其殆能齊死生晝夜之理者乎師名崇裕字約之毗陵陳氏子其母某氏夢龐眉異僧乘肩輿直叩寢門呼曰吾將假館於斯母覺時有娠十月而生四歲始學步七歲入小學資識超羣童上十六解通儒家

卷八

宋學士集補遺

至

退補齊藏板

言然體素尪弱十日而九疾每覩佛菩薩像輒互跪瞻禮依戀不忍舍父母以其應夢冀微靈釋氏愈之命從壽昌院東林曉公爲沙彌院有大梨木三十年不發花及師之來花開滿枝結實大如尊東林知爲祥徵度爲大僧俾受具足戒俄蓬累而出登雙徑山謁寂照端公鞠明究曠唯以觀心爲急務閱二年未有所證入偶遊東坡池因操觚成一偈寂照見之喜云此龍象器也命爲侍者使其便於咨叩師弗從復走天目山見佛慧義公佛慧授以萬法歸一語師淬

礪益力雖金墻鐵壁必欲拓開乃已佛慧亦期師有立所以警發者甚至又二年師急於求證復步中天竺山參廣智誅公一造尸庭如膠漆相入卽決以超脫死生大事廣智爲舉臨濟無位真人之言且詰之云爾還知否師不覺下拜廣智云爾何所見而作禮耶師荅云拜者非是佗人廣智云從門入者豈家珍耶師云和上慎毋欺人也廣智首肯者久之越五年元文宗詔建大龍翔集慶寺于金陵起廣智爲開山第一世師復往依馬選充維那之職未幾陞主藏室

卷八

宋學士集補遺

至

退補齋藏板

留廣智左右者十餘年盡得其所爲道御史中丞張公起巖問廣智云選佛場中僧伽如此眾多其有弗悖般若者乎廣智云戒律精嚴言行不相背馳唯崇裕一人自受度以來脅不沾席者三十載矣張公深加獎嘆師之聲光自是日起叢林中朶兒只國王時以江浙行省右丞相領行宣政院事遴選諸方住持名旣上猶恐其未公也投鉤而定之師始出世太平南禪報恩光孝禪寺辦香之祝蓋嗣廣智云師以誠遇物黑白翕然宗之一日令坊人填壁壁中隆然如

有物函篋拔之已而復然抉之獲悉達多太子像乃
佛身所刻成師召工傅以黃金金迸裂設利從中涌
出寺僧覺阜雕小香殿奉之遐邇施者日新月盛數
載之內百廢具舉各聞于朝帝師大寶法王錫以金
號尋遷九江圓通崇勝禪寺宋之初有神僧道濟德
公將示寂累青石爲塔語其徒曰此塔若紅卽吾再
來暨圓機旻公來鎮法席塔果紅色人異之旻公人
號爲古佛及其臨終復爾懸記有二百年後大興佛
事之識師入院之名眾僧夢旻公至而其塔燿然有

卷八

宋學士集補遺

五

退補齋
藏板

光者彌月人尤異之先是寺之獅子巖大樹皆枯澗
泉亦竭至是樹則重榮泉則再湧識者謂自旻公至
師正踰三百之數其能動物蓋不徒然也寺當菑毀
之後唯佛殿法堂粗立餘皆瓦礫之區師會歲之入
庀匠傭工創僧堂旃檀林以居學子新梵音閣七間
中欸觀音大士傍列二十五圓通像若三門鯨音樓
經藏寶閣及上下塔院屬勤舊協心而成之時榮國
公火你赤以朝之重臣總戎江西慕豔師之慈行游
請敷宣大法申弟子之禮受持五戒而退洪武元年

上卽皇帝位發號施令雷動雲合開善世院以統攝
釋教命大浮屠主之諸方以師各聞移主四明阿育
王山廣利禪寺寺居五山之一領其事者若大覺璉
公大慧果公無準範公橫川珙公俱一時名德風動
四方繼之者頗難其人聞師之臨少長咸悅香華遠
迎者接踵于道時當仲冬風恬日妍天樂四聞萬口
稱頌爭言見未曾有及其接引未悟專指單提向上
之功棒喝縱橫逢者膽落兩序之眾自慶獲所憑依
相與勦力凡宮室之傾仆者起之缺者補之黝昧而

卷八

宋學士集補遺

語

退補齋
藏板

剝蝕者完飾之五彩彰施赫奕亦旣美矣而元輿智
起二師復營田七千餘畝以資食輪議者謂猶慈明
之有楊岐宏智之有石窗也五年秋上勅儀曹建廣
薦法會於鍾山遣使者徵高行僧十人而師居其首
師至召至便殿問以佛法大意師以偈獻上覽之大
悅因命師書天界寺額賜食上前師或假寐鼻息微
有聲隣坐引裾覺之上嘆曰此老人無機心誠善知
識也師容貌魁梧日用之間服籠食糲一出於天性
無所勉強生於大德甲辰今年七十有五而康寧如

六十餘人屢欲搥鼓而退爲眾所擁留而止三會語各有錄行之于學者所度弟子曰某曰某云惟我昭覺大師上紹臨濟正傳得法者固多而虎丘大慧爲最盛虎丘四傳而爲破庵爲松源二宗角立子孫繁庶大慧五傳至佛智晦機師大辨明慧洞徹心源實與二宗抗衡而太中大夫廣智全悟大禪師出承其後師表人天上膺帝眷而聲名愈彰矣師以敦篤之資疑定之學當皇明建國之初作鎮名山續佛慧命歷十春秋輝光益衍非有大福德者不能與於斯也

卷八

宋學士集補遺

書

退補齋藏板

古佛乘願輪而再至意者或其然乎是宜有以昭示方來不當拘泥常情而弗預圖之也濂耄矣以辭章爲口業有來謁者力拒閉之今特徇師秀所請而爲之者嚮真乘之善果締般若之正因也銘曰

廣智人天師普度有情眾天華散毫端無非作佛事
明光覆一切盛大莫與等若非古佛生定無能繼者
懸記若燭照皦皦不可誣不然龐眉者何以叩吾寢
庭黎久絕華何以發祥徵歷抵於諸家氣如獅子王
一聲哮吼間頓使百獸伏出世方爲人佛牙薦靈異

脫彼泥塗內設利自然露俄入圓通頂種種示方便
俯視九江水欲以一口吞塔放百寶光彌月光益熾
起行庭宇間故物若宛然巖樹與澗泉本是無知物
誰知枯竭餘重榮亦重涌譬諸籥中灰時至氣斯應
不假於外求實由因中起言言有徵驗建立大道場
所以彈指頃宮殿而一成移住玉几峯非惟縑素集
鬼神若相迎天樂半空聞咸謂未曾有以法作布施
有如大雲興徧周河沙界震雷號號鳴甘雨沛然下
大根與小莖無不賴霑潤大乘境界中諱言神異事
我今備說之欲警闡提者植此窳堵波不異青蓮花
上品上生者他時來示現洪武十一年云

杭州集慶教寺原璞法師璋公圓塚碑銘

洪武元年夏六月二十七日杭之顯慈集慶教寺原
璞法師滅度於京城大天界寺父母所生四十六年
在菩提位中二十八夏其上首弟子住持圓覺一印
昇元克勤等以某年月日奉舍利靈骨歸窆於郡之
龍井辯才塔南遵像法也後七年克勤奉詔往使日
本上嘉其不辱命俾反初服刻官于朝濂時待罪禁

卷八

宋學士集補遺

五

退補齋藏板

林克勤數以法師塔銘爲屬未幾克勤出鎮方嶽承
宣山西頌行又復諄諄言之繼而一印結集白業成
書千餘言遣使者申言之於戲台衡之學佛法之大
宗有若法師乃中流之舟楫觀化而往銘其可不造
邪不造何以爲訓邪法師諱士璋原璞其字也愛生
於海寧王氏伏犀貫頂目光炯炯射人自幼卽決去
羶葷弗御卽御輒嘔逆不能勝唯日取天竺書習讀
之鄰寺僧伽鏡曰此釋氏種也盍以乞我其父某怒
曰吾兒非若倫也俾投城東太平興國傳法寺服五

卷八

宋學士集補遺

五

退補齋
藏板

戒服其師某與翰林待制柳公賈游公嘗憇止寺中
親授法師儒家羣經爲正句讀敷釋旨要法師聞之
有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年一十九始除須
髮着僧伽梨尋稟持犯於某師時佛護宣覺憲慈匡
道大師自四明延慶遷主武林上天竺觀音教寺大
師諱本無字我庵佛海法師湛堂澄公之嫡子令譽
隆洽一時各浮圖爭擁輪下法師將擔簦趨之忽夢
游寶所大乘菩薩教之互跪作禮口唱懺辭覺而思
之乃普賢淨行品偶文也法師以爲祥徵佛海一見

果刮目相視凡天台大小部書以次環授之志慮專
一飢則親狎釜鬻以事烹飪一飽而止寒暑晝夜若
不知切身佛護如三吳俾法師遷丈室之西以便飲
食逮還見白煙一抹起其寢所以自爨猶故也佛護
陰鑒其勤以遠大期之佛護之門人曰天心瑩素高
亢不服人亦欲豔法師之行約其燈火磨切詰難極
於毫絲餘子皆望風而畏稱爲雙壁佛護旣示寂東
溟日公來補其處大演摩訶止觀陶冶生徒夏中集
讀選法師爲之開科譬陟彼山顛阡陌溝遂雖詰曲

卷八

宋學士集補遺

五

退補齋
藏板

鈎聯粲然辨數聽者心地朗融如飲甘露東溟性嚴
毅而寡許可爲之喜動顏色遂命其司賓繼陞領懺
摩事纓綬之士皆願與法師交聲華由此日重元至
正十三年江南行宣政院命主州之棲直教寺棲直
與南天竺演福鄰古稱教海而大用才公絕宗繼公
二三大長老皆在焉法師猶以學之未足時往叩其
所未至凡部味教觀之奧偏圓本迹之微疇昔有疑
而未徹者二老無不條分縷析以喻之法師彈指嘆
曰佛法教藏渺如煙海固非獨善偏長所能究使吾

自畫而不加進其能免於專門寡陋乎二十年移住旌德教寺元季兵亂人多爲自藏計法師塈心寺事不以世相爲累彰善癉惡風采爲之改觀日納清淨之眾共講諸經立疏銷文人相洪纖弗遺才辯清發言與理冥往往推爲義中之虎大方自是益斂衽矣皇明龍興當建元洪武之初三宗以今寺主席尙虛白於李曹公文忠公時成杭遂從所請法師提唱接引如旌德時有過無弗及焉未幾中書被旨俾浙水西五府浮屠道流共饗京城立善世院以統僧尼同

卷八

宋學士集補遺

五

退補齋藏板

將作監交董其役時方內附相視莫知所爲法師獨出方略具有條序十萬之眾多傲之以集事不幸報緣已盡竟入涅槃緇素翕然嗟惜之法師器局瀟灑論議慷慨據直道行不樂俯徇流俗意氣脗合卽出肺肝相示否則白眼怒視俊又來依推食解衣以遇之不計蓋藏有無然精練世故勇於有爲棲賢敝陋殿堂門序爲之一新旌德籍券久不白乃爲鈎稽欺隱使有文可覆暴橫之徒示手待命始免捧漏沃焦之患每懲諸剝樹徒植黨而爲怨尤之府誓不難度

弟子私建退休之室終身踐其言弗渝初法師受經
佛護厯職東溟佛護既歿或者微以爲諷法師笑曰
丈夫制行當以義爲斷豈可隨世浮沉哉終嗣佛護
法師所著書多未脫藁詩文有別錄若干卷嗣法而
出世者昇元圓覺之外曰某曰某其若干人云嗚呼
圓頓法門實般若之樞機奈何傳失其宗指真心而
各境認理性以爲總論心有具造而遺於色似此之
類紊亂真乘法智一起而靡之然後天台之道復盛
曾未六傳習者流於知解之說務新騁奇頗駸駸近

卷八

宋學士集補遺

卒

退浦齋
藏板

於山外慈辨再起而正之然後法智之教益明擔負
大法之任者其所繫蓋甚重也近代以來佛海以純
慤之質一以法智爲師最號能守家法者故其授受
真切出其門者咸赫然發聞于時法師乃其嫡孫其
行解似無讓於前人孰不望其大振立風而世壽僅
僅若此銘以昭之一以傷斯道一以勉來裔云銘曰
天台之學空假中一心三觀乃其宗如火聚光形
形五金遇之無不鎔查滓渾化內外紅佛海拔起建
寶幢摩尼徧照天南東入其室者膽力雄披精進鎧

手挾弓一戰欲使魔軍降誰爲嫡胤躡孤踪伏犀貫
腦冰剪瞳震旦羣書貯心胸一朝易轍梵夾攻日狎
井竈劬厥躬白煙上出橫晴虹五章四釋昭厥矇事
理卽具靡弗同肯綮一中萬里融行解雙至方建功
三鎮各山黑白從龍興致雲虎嘯風輪下瓶錫無地
容法水灌頂障執通亭亭淨植青芙蓉似此良師不
易逢火風分散報緣終水月鏡像索還空作銘者濂
碑則豐千百億劫鎮幽宮

日本建長禪寺古先源禪師道行碑

卷八

宋學士集補遺

空

退補齋
藏板

禪師諱印原字古先世居相州姓藤氏藤爲國中貴
族父某母某氏禪師生有異徵垂髫時輒刻木爲佛
陀像侍以印空父奇之曰是兒於菩提有緣宜使之
離俗學究竟法甫八歲歸桃溪悟公執童子之役年
十三卽鬻髮受具足戒自時厥後徧歷諸師戶庭咸
無所証入乃慨然嘆曰中夏乃佛法淵藪盍往求之
乎於是不憚鯨波之險奮然南遊初衆無見覩公於
天台華頂峯公語之曰汝之緣不在於斯中峯本公
以高峯止足現說法杭之天目山爐鞴正赤遠近學

徒無不受其鍛鍊此真汝導師也汝宜急行禪師卽
蓬累而出往見中峯中峯一見遽命給侍左右禪師
屢呈見解中峯呵之曰根塵不斷如纏縛何禪師退
涕淚悲泣至於飲食皆廢中峯憐其誠懇乃謂之曰
人惟此心包羅萬象迷則生死悟則涅槃生死之迷
固是未易驅斥涅槃之悟猶是人眠金塵當知般若
如大火聚近之則焦首爛額唯存不退轉一念生與
同生死與同死自然與道相符脫使未悟之際千釋
迦萬慈氏傾出四海大水入汝耳根總是虛妄塵勞

卷八

宋學士集補遺

空

退補齋
藏板

皆非究竟之事也禪師聞之不覺通身汗下無盡無
夜未嘗暫捨積之之久一旦忽有所省現前境界一
白無際急趨杖室告中峯曰原已撞入銀山鐵壁去
也中峯曰旣入銀山鐵壁來此何爲禪師超然領解
十二時中觸物圓融無纖毫滯礙禪師辭去中峯再
三囑之曰善自護持當是時虛谷靈公古林茂公東
嶼海公月江印公各據高座展化於一方禪師咸往
謁焉諸大老見其證悟親切機鋒穎利以叢林師子
兒稱之會清拙澄公將入日本建立法幢禪師送至

四明澄公曰子能同歸以輔成我乎禪師曰雲水之縱無住無心何不可之有卽攝衣升舟其後澄公能化行於遐邇者皆禪師之力也禪師出世甲州之慧林瓣香酬恩的歸之中峯黑白來依猶萬水之赴壑古山源公議革城州等持教寺爲禪物論非禪師無以厭伏眾心竟迎師主之俄住州之真如又遷萬壽又遷相之淨智已而謝事行化于奧州禪師之兄藤君新建普應寺延師爲第一住持禪師起而應之關東連帥源公建長壽院於相州復請師開山兼主圓

卷八

宋學士集補遺

空

退補齋藏板

覺俄遷建長禪師說法度人孜孜弗懈一如慧林時俄退歸長壽有終焉之志歲甲寅春正月禪師示疾至二十三日夜叅半召門人謂曰吾今日逝矣爾等卽入龕瘞之毋徇世俗行祭奠之禮更可徧語諸刹舊弟子恪守吾平日所訓使法輪永轉可也黎明賓朋候問起居應接如平常及午呼侍者曰時至矣可持觚翰來及至復曰吾塔已成唯未書額耳大書心印二字入室端坐泊然入滅世壽八十僧臘六十又八弟子遵成命卽日奉全身瘞于某處塔下初禪師

專以流通大法建立梵宮爲事若丹州之願勝津州
之保壽江州之普門信州之盛興房州之天寧皆儼
然成大蘭若而建長之西復創廣德庵命其徒守之
故前後所度比丘一千餘人云禪師端嚴若神雖燕
坐之時儼若臨眾目光炯炯射人見者若未易親炙
及聞其誨言溫若春陽莫不心悅誠服而去人有來
求法語偈頌者濡毫之頃翩翩數百言曾不經意皆
契合真如禪師不自以爲是也取語錄并外集投於
火中曰吾祖不立文字單傳心印畱此糟粕何爲門

卷八

宋學士集補遺

畜

退補齋
藏板

人欲畫師像預索贊語禪師作一圓相題其上曰妙
相圓明如如不動觸處相逢是何面孔其方便爲人
皆類此嗚呼佛法之流于日本者台衡秘密爲最盛
禪宗雖僅有之將寥寥中絕矣于光院有大善知識
曰榮西和上以黃龍九世嫡孫握佛祖正印唱最上
一乘颺馳霆鎬逢者膽落達摩氏之道藉是以中興
其示寂之時且曰吾入滅後五十餘年禪宗當大興
今禪師承天目之正傳見道分明契悟精深則其懸
記之足徵若合符節然而自天目泝而上之至楊岐

十有二世楊岐黃龍則同宗慈昭者也其道固同矣
道之同則凡嗣其學者先後奮發其有不言而喻者
乎予早歲屢閱一大藏教晚獨慕乎心宗因其徒大
宣介範堂儀上人持狀請銘禪師之塔有不得辭也
銘曰

天目之峯高嶙峋陰陽變幻割明瞇中有導師人天
尊白眉青眼照秋旻西江欲以一口吞流傳法印千
子孫日本有國在海濱達摩示現留圓墳或晦或顯
道則存黃龍奮迅爪攫雲九世宏開靜慮門千光炫

卷八

宋學士集補遺

室

退補齋
藏板

耀接朝暾師雖後起乘願輪佛印印空了無痕法派
端自天目分致令執拂誨諄諄涅槃生死俱幻塵有
壁積鍊山如銀一朝直入不見身大千世界琉璃勻
出世秉法如握瑾左擊右刺伏魔軍出其餘力智巧
嗽飛樓湧殿聳輪囷奈何無縫塔既新大字題額卽
反真此道本來無訕信我於茲若曾與聞大書偉行
沃言根元無隻字鏤蒼珉

日本夢窓正宗普濟國師碑銘

洪惟大明皇帝執金輪以御寶歷聲教所授與如來

化境相爲遠邇乃洪武八年秋七月日本國遣使者
來貢方物考功監丞華克勤奏曰日本有高行僧夢
窻禪師其人滅已若干年而白塔未有勒銘其弟子
中津法孫中巽有慕中華文物之懿特因使者而求
之然人臣無外交非奉勅旨不敢遽從所請敢拜手
稽首以聞皇上欣然可其奏特詔詞臣宋濂爲之文
濂按其弟子住持善福寺周信狀云禪師諱智曜姓
源氏婺州人字多天王九世孫父某其母某氏無嗣
默禱觀音大士夢吞金色光而孕歷十又三月始生

卷八

宋學士集補遺

突

退補齋
藏板

有祥光盈室之異九歲出家依平鹽教院以居授之
羣書一覽輒能記暨長繪死屍九變之相獨坐觀想
知色身不異空華慨然有求道之志十八爲大僧禮
慈觀律師受具足戒尋學顯密二教垂三年未久然
恐執滯名相建修期道場以求立應滿百日夢遊中
國疎山石頭二刹一龐眉僧持達摩像授之曰爾善
事之旣寤拊髀嘆曰洞明吾本心者真唯禪觀乎遂
更名疎石字夢窗謁無隱範公於建仁寺繼至相州
巨福山山之名院曰建長鑑錫之所萃止時一山寧

公主之一山見師甚相器重令爲侍者朝夕便於咨
決俄出游奧州聞有講天台止觀者師往聽之且曰
斯亦何礙實相乎自是融攝諸部昭揭一乘之旨辨
才無礙然終以心地未明俛俛然若無所歸洊修懺
摩法期至七日感神人見空中益加振拔時一山自
建長遷主圓覺寺師復蓬累而往備陳求法之故至
於涕泣一山曰我宗無語言亦無一法與人師曰願
和上慈悲方便開示一山曰本來廓然清淨雖慈悲
方便亦無如是者三返師疑悶不自聊結跏趺坐視
夜如晝目絕不交睫久之往萬壽禪師寺見佛國高
峯曰公扣請如前高峯曰一山云何師述其問答語
甚悉高峯厲喝曰汝何不云和上漏逗不少師於言
下有省辭歸舊隱常牧山唯分陰是競誓不見道不
止嘉元年夏五月一夕坐久偶作倚壁勢身忽
仆去師豁然大悟平生礙膺之物冰解雪融心眼爛
然如月佛祖玄機一時燦破乃作偈自慶有等閑擊
碎虛空骨之句亟見高峯求印可高峯喜溢顏面囑
曰西來密意汝今已得之善自護持出其師師光無

卷八

宋學士集補遺

空

退補齋藏板

學元公手書一通畀之以寓相傳附囑之意師回棲
甲州龍山庵高峯招住上野州之長樂寺師力辭卓
庵濃州古溪都元帥平公某之母覺海夫人某氏慕
師有道欲一見之師竟入五臺山縛汲江庵旣而逖
入海嶼夫人遣使索得之俾出世雲岩寺師復辭構
泊船庵於卧龍山退耕庵於總州有終身丘壑之志
正中二年師春秋五十一國主後醍醐天王命宮使
起師領南禪禪寺人見王賜坐師自言志在烟霞出
世非所願王曰吾心非有他欲朝夕問道耳師不得

卷八

宋學士集補遺

突

退補齋
藏板

已應命王時幸臨之相與談立竟日乃去將及暮王
遜位師又引退道經勢州會新建善應寺成延師開
山未幾棄去抵相州樞府郡公逼王淨智寺尋歸錦
屏山營瑞泉蘭若元德元年圓覺四眾必欲致師師
爲勉強一出又復棄去二年羽州守藤道蘊初創慧
林寺追師蒞其事元弘元年達官貴人又有以建長
請師者師復辭二年瑞光寺援善應故事求師爲第
一代三年王旣復辟召師入見以介子都督親王之
邸更爲靈龜山臨川禪院命師爲其長賜以國師之

號建武元年秋王妃薨王留師宮中二七日罷政而
講法因請師宣說大戒執弟子之禮彌謹及還強師
再入南禪王親率羣臣至山見羣臣入禪定秩然有
序次第行食靜而不譁王悅師升坐提唱音聲鴻朗
辭意警策王愈喜給腴田若干畝以飯僧先是近臣
有毀斥禪宗者王舉問師師以自性三寶何必強生
分別爲對王已信之至是益知禪學爲貴謗言無自
而人忽退處兜率內院而建仁禪寺又欲逼起之師
笑不答歷應二年攝州守某革西芳教寺爲禪衲言

卷八

宋學士集補遺

完

退補齋
藏板

非師無以厭眾望師振錫而往舉揚達摩氏之道聽
者改容爲建無縫閣以水晶寶塔安置舍利萬夥其
中他若奇勝之地多冠以亭榭以憩四方游士規制
燦然可觀師夢王作沙門相乘寶車往靈龜山已而
卽世征夷大將軍源公某造天龍資聖禪寺以助冥
福聘師住持遂與前夢協阿州守源公某新立補陀
院師亦俯徇其意爲之說法卽還天龍康永元年春
太倉天王親往受戒願爲弟子二年建八幡菩薩靈
廟於寺側貞和元年王復帥羣臣來聽法敷宣之際

有二星降於庭光如白日賜以金襴紫衣二年春令弟子志立補其處退歸雲居庵冬召師入宮加以正覺之號觀應元年春兩宮國母請師於仙洞受五戒二年春師謂左右曰天龍宮室幸皆就緒唯僧堂猶闕當力爲之堂成可容七百人廷議重師名德復強師入天龍師行百丈清規聲振朝野王遣使復加心宗普濟之號且遣以手書其畧有曰道振三朝名飛四海主天龍席再轉法輪秉佛祖權數摧魔壘國中以爲榮師以年高又復引退兜率內院九月朔召門

卷八

宋學士集補遺

卅

退補齋藏板

弟子曰吾世壽七十又七僧臘亦六十矣旦夕將西歸凡有所疑可頻叩焉於是集坐下者如雲師隨機開示皆充然有得而去越七日示以微疾兩宮洊臨問起居師爲陳攝心正因精神不少衰至二十九日遺誠授門人作偈別大將軍源公囑令外護復書辭世頌一首三十日鳴鼓集眾告別愴然而逝顏色不變時有白氣一道橫貫師之寢室黑白二萬餘人皆哀慟不能勝以某年月日奉全身塔于內院之後分存日所剪爪髮瘞于雲居髮中纍纍生舍利云其嗣

法上首天龍曰志玄曰妙葩建長曰慈永南禪曰通
徹曰周澤所度弟子載名于籍者一萬五千有餘師
儀觀高朗慧學淵深舉揚正殺如密雲廣布甘雨頻
澍凡具生性者隨其根器小大皆獲成就上自國王
宰臣下逮士庶無不頂禮敬信凡所蒞止如見七佛
出世香華供養唯恐或後故管領源公賴之嘗與人
言曰我從先人聽國師劇談佛法頗達真乘遂能死
生如一臨事不攝而先人竟死於忠吾亦知委身以
事君者皆國師化導之力由是而觀師之道非特究

卷八

宋學士集補遺

主

退補齋
藏板

明心學實足增夫世教之重况其內外之功兩得祛
縛釋粘起廢補壞以安輯清淨海眾人患不能有其
一師獨兼之然其抗志高明視榮名利養澹若無物
唯欲棲身林泉屢典大刹皆迫於王命而起世稱大
善知識者非師孰能當之嗚呼宋南渡後傳達摩氏
之宗於日本者自千光禪師榮西始厥後無學元公
以佛鑑範公之子附海舶東游大振厥宗高峯纂而
承之師爲高峯之遺胤益有顯於前烈重徽豐照光
于海東止惡防非有裨朝政功用不闡人思弗忘濂

因奉勅撰文昇中津等歸鏡樂石以見佛性無內外
皇化無遠邇昭示千載俾勿壞銘曰

達摩之學傳至真丹一花五葉其支寢繁臨濟名宗
昭於佛鑑有子如龍乘桴東泛海東有國接於博桑
民惇俗龐環水爲疆膜拜奉迎若佛之至四眾聞之
其從如雨伊誰繼之心境兩融日出高峯海水皆紅
金光見夢長虹不滅篤生異人不照光烈何文不搜
何義不求孰授厥像截斷眾流其心俛俛有淚如霏
感彼神人白晝而見本來清淨一法實無疾馳索首

卷八

宋學士集補遺

五

退補齋
藏板

非迷卽愚一喝之中眞靈獨露朗月中天其色純素
我歸我山與雲往還豈意聲華落彼世間文彩一彰
疇不歆慕鉅利名藍非住而住說法于座緇素共聆
天見祥徵二星墜庭百廢具興我敢用逸寶華樓閣
重重兜率上自君公下逮黔黎稽首作禮如天人師
屢出屢退泊然無礙終與實相不相違背吾緣垂盡
預告化期爾毋懈怠來質所疑遺戒諄諄續佛慧命
言已卽化若入禪定覺照至圓體性本空生滅不二
唯道之從若見若聞同喪考妣法幢旣摧大眾何倚

孰爲佛乘孰爲眾生縱有言說皆是強名勒此塔銘
龜趺螭首焯德序功以示不朽

佛真文懿禪師無夢和上碑銘

洪武六年二月甲申佛真文懿禪師年已八十有九
一旦無疾忽戒浴易衣出器物分遺叢林諸友命弟
子曰三界空華如風捲煙六塵幻影如湯澆雪亘古
亘今唯一性獨存吾將入滅聽吾偈曰吾有一物無
頭無面要得分明涅槃後看言訖歛目危坐而逝當
是時師寓象山瑞龍之別室其嗣法住持能仁寺智

卷八

宋學士集補遺

三

退補齋
藏板

巖與所度弟子全體等共闡維之以是年某月日窆
于天台國清某山體懼無以昭示來裔請恕中慍公
評騭羣行成書介方外友用堂楸公虛白景公詣余
求塔上之文師諱曇噩字無夢自號爲西庵慈溪王
氏子也祖申宋某年進士真州六合縣主簿父祿元
慶元路稅課大使母周氏夫人師生六年而稅課君
歿夫人命從鄉校師游氣岸高騫有一日千里之意
洎長窮覽儒籍徹其義髓人有叩者竭其始終而語
之蟬聯不能休自以爲無書不探知解且至遂學文

於脩道先生胡公胡公諱長孺其文爲時所宗見師
大加賞識久之藻思濬發縱橫順逆隨意之所欲言
聲名頓出諸老生上已而心有所感彈指歎曰攻書
脩辭此世間相爾曷若求出世間法乎乃白夫人走
奉化廣法院禮子文良公爲師聞雪庭傅公主眞之
長蘆乃往依焉遂薙除須髮爲大僧師之春秋二十
有三矣繼受具足戒於杭之昭慶凡釋氏契經與台
衡賢首慈恩諸文晝夜摩研不知有飢渴寒暑已而
復歎曰教相如海苟執著不回是竟繩自纏爾曷若

卷八

宋學士集補遺

書

退補齋
藏板

求明本心乎於是篤意禪觀又久之雪庭遷住靈隱
師往侍左右雪庭示寂元叟端公由中天竺來補其
處元叟風規嚴峻非宿學之士莫敢闖其門師直前
咨叩了無畏懼機鋒交觸情想路絕迅電一掣怒霆
隨擊內外如一靡間豪忽自一轉至於六七語愈朗
烈元叟欣然領之命掌內記延祐初詔建水陸大會
於金山二浙名浮圖及賢士大夫皆集師佐元叟敷
陳法要及與羣公辨論義趣英發莫不推敬鎮南王
聞之延師至廣陵尊禮備至彌年方遣徑山虛谷陵

公道價傾東南慎選書記之職絕難其人既得師繼
白交慶重紀至元五年浙東帥閩合府公邑令請師
出世慶元之保聖再遷慈溪之開壽三轉於國清帝
師大寶法王嘉師之高行錫以令號師之所至皆以
擔荷大法爲己任煨煉學徒孳孳如不及多有開悟
之者瑞龍院欲易甲乙住持爲禪刹師爲開山院因
賴以增重直與名伽藍相齊海上颶風發驟雨如注
層樓脩廊俱仆師所居亦就壓人意作壘粉矣亟撤
其覆索之一鉅木橫撐榻上師危坐其下若神物爲

卷八

宋學士集補遺

圭

退補齋
藏板

之者師凡四坐道場去留信緣皆畧無凝滯不久引
退叢林中慕其名德之高每闢室以居之師數戒諸
徒曰吾與爾等研究空宗當外形骸忘寢食以消累
劫宿習然後心地光明耳自是日惟一食終夜凝坐
以達于旦國朝洪武二年詔徵江南有道僧而師與
焉館于天界寺旣奏對上憫其年耄放令還山越四
年而終師脩身廣穎昂然如野鶴之在鷄羣文思泉
湧有持卷軸求詩文者積如束筍當風日清美師從
容就席縱筆疾揮須臾皆盡長短精猶無不合作鄉

先生袁文清公稱指師謂人曰此阿羅漢中人也觀其所作驃騎山疊秀軒列清軒三賦駸駸逼古作者渡江以來諸賢蹈襲蘇李學以雄快直致爲誇相師成風積弊幾二百年不意山林枯槁之士乃能自奮而能至於斯也翰林學士承旨河東張公翥曰詎師儀觀偉而重戒行嚴而潔文章簡而古禪海尊宿今一人耳其爲縉紳所推許類若此曰本國王雖僻在東夷亦慕師道行屢發疏迎致之師堅不往王與左右謀欲劫以歸浙東宣慰使完者都藏之獲免自時

卷八

宋學士集補遺

美

退補齋藏板

厥後凡遇師手蹟必重購之而去且詫其能放異光云師平生製作甚富悉不存橐晚年重脩歷代高僧傳鏤梓行世筆力遒勁識者謂有得於太史遷嗚呼眞如性海無不含攝妙用流行見諸文句其與實相不相違背苟欲歧而二之失之遠矣唯師達理事之無礙本性旣明所寓皆法辭章散落於四方者俊偉光明無非佛事特用表而著之以見不二門中本來一體無分別異同者猶未能泯本迹而忘物我也其

視師爲何如哉銘曰

惟釋迦文說法如雲雨彼大千百物咸仁弟子結集
爲一藏教言之不文曷資化導未流相承纏蔽語言
所以達摩直探心源救弊扶衰吾道爾翼豈以饒故
拜忘其食師生名閱研究儒書游攻竺典無幽不據
終入空宗縛習禪定出抵諸方以正性命如獅子兒
哮吼一聲凡情盡喪何有死生刹那之頃法身呈露
以何因緣爲無著故曰吾有作依佛爲師敷宣大法
非文孰宜咳唾之間無非妙義或縱或橫理事不二
有文之文人所易知無文而文識者其誰四坐道場

卷八

宋學士葉補遺

七

退補齋
藏板

機用由此無舌而談震驚百里颶風揚威裂屋駕濤
梁木其壞不損絲毛古云有道靈物呵護豈惟人欽
神亦歆慕世相有盡起滅空華白月在天一塵不遮
我施文辭以作佛事書罕堵波庶幾無媿

阿育王山廣利禪寺大千禪師照公石墳碑文

西方聖人示現世間百億三昧無非度門而禪定之
宗實爲之鎔鑄蓋覺性圓朗本來充滿包三界而不
礙窮萬劫而不昏非涉善惡了無顯晦巖栖澗飲之
士能泯諸塵剎那之頃證人一實境界光明殊勝與

虛空同體不起不滅所以其教熾然常盛而不衰有能知之而又能遵行之者其我大千師乎師諱慧照大千其字也永嘉麻氏子麻號積慶之家宜生上士父均母黃氏既誕育師寶之勝摩尼珠師自童年亦駿利倍常堅欲入道聞人誦習契經合爪諦聽年十五往依沙門了定于縣之瑞光院了定師從兄也長老良公知爲法器卽鬚落爲弟子明年稟持犯於處之天寧蟬蛻萬緣誓究大乘不思議事首謁晦機熙公於杭之淨慈未契圓證一日閱真淨語至頭陀石榔

卷八

宋學士集補遺

夫

退補齋藏板

筆峯處默識懸解流汗浹背時東嶼海公以石林鞏公世嫡提唱於蘇之薦巖師杖錫往謁東嶼問曰東奔西走將欲何爲師曰特來參禮爾東嶼曰天無四壁地絕八荒汝於何地措足耶師抵掌於几而退東嶼知其夙有所悟尋復召至反覆勘辨師如宜僚擲丸飛舞空中東嶼甚嘉之遂留執侍左右師以爲心法旣通不閱脩多羅藏無以闡揚正教聳人天之聽乃主藏室於郡之萬壽及東嶼遷淨慈邀師分座以表儀四眾已而無言宣公主温之江心豔師高行復

招師至處之如淨慈天歷戊辰出世樂清之明慶據
師子坐集諸僧伽而誨之曰佛法欲得現前莫存知
解縛禪看教未免皆爲障礙何如一物不立而起居
自在乎所以德山之棒臨濟之喝亦有甚不得已爾
聞者說釋而去至正乙未遷四明之寶陀先是寺以
構訟而廢師以訟興在乎辯難太迫一處之以寬慈
絕弗與較且曰我佛得無諍三昧所以超出羣品我
爲佛子可不遵其教耶眾服其化寶陀僧夢一神人
衣冠甚偉飛空而來僧作禮問之神人曰我從阿育

卷八

宋學士集補遺

五

退補齋
藏板

王山來欲請大千師赴供耳未幾行宣政院署師住
是山識者以爲玄應師旣至羣疑景附遠眾響臻師
亦憫大法陵夷孳孳誘掖不遺餘力嘗垂三關語以
驗參學其一曰山中猛虎以肉爲命何故不食其子
其二曰虛空無向背何緣有南北東西其三曰飲乳
等四大海水積骨如毗富羅山何者是汝最初父母
此第三關最爲峻切惜未有契其機者居九年退於
妙喜泉上築室曰夢庵因自號爲夢世叟掩關獨處
凝塵滿席不顧也洪武癸丑十月朔召門弟子曰吾

將西歸汝輩有在外者宜趣其還越七日屬後事於住持約之裕公沐浴更衣索紙書記書已恬然化滅在菩提位中歷七十夏示人間壽相八十五年經三日用茶毗法焚之牙齒眼睛及數珠不壞餘成設利羅五色爛然約之因造四偈贊之且竭力爲治喪事云師三坐道場有語錄若干卷行世凡一燈所傳一兩所潤雖淺深有殊各得分願弟子某等若干人得法上首某某等若干人是年十二月九日葬靈骨於夢庵之後者至大也師智度冲深機神坦邁晝則凝坐夜則兼修淨業眞積力久至於三際不住覺觀湛然非言辭之可擬議且服用儉約不如恒僧雖不與時俗低昂賢士大夫知其誠實不事矯飾多傾心爲外護其遇學徒亦以眞率或以事忤之而聲色不變動出語質朴不尚葩藻而指意超於言外名聞燕都帝師被以佛德圓明廣濟之號師畧不少動于中初橫川琪公入滅之年師始生及其受業又同在瑞光至於歿也又同住阿育王山君子或異之嗟夫禪定之宗至宋季而敝膠滯局促無以振拔精明使直趨

卷八

宋學士集補遺

卒

退補齋藏板

於覺路橫川當斯時密受天目法印持降魔杵樹眞
正幢升堂入室者不翅受靈山之所付囑佛法號爲
中興橫川之同門有石林者奮興寶角立東西共幹
化機西來之道於斯爲盛師蓋石林之諸孫也故其
死生之際光明盛大如此者豈無自而然哉某雖
不敏每以文辭爲佛事今因文爰之請故歷序師之
行業勒諸琬琰而復繫之以銘用勸方來繼師而興
起焉者世當有其人乎銘曰

萬緣紛紜逐物而競曷以攝之實惟禪定禪定斯何

卷八

宋學士集補遺

全

退補齋
藏板

言辭罔宣浮翳盡斂月輪在天初分一燈千燄交映
如百鍊餘金色逾勝師之挺生銳思絕塵萬里只尺
欲趨頓門片簡雖微中具全體警爾觸之凡情盡死
從抵碩師勇決其私振迅奮擲類獅子兒出世爲人
澍大甘雨法雷轟轟震驚百里海岸孤絕潮音吐吞
與此大法殊流同源神人飛空持疏來謁孰知玄微
若合符節彼舍利羅寶塔晝局助我發機靈光晶熒
翩然西歸趺坐而滅示不壞相火中珠結生死之關
鮮孰其樞坦然弗惑如人歸廬前脩漸遐後武思厲

不有昭之遺則淪墜太史著銘勒石山樊虛空有盡
師道永存

太上清正一萬壽宮住持提點張公碑銘

有序

龍虎名山蟠踞上饒之區重岡復巒自中閩來若翠
旌戎旃環衛其背而雲林三十六峯森列內向如拱
如趨如冠劍而迎至琵琶之峰止焉大川西瀉仙巖
拔起天半而絕其衝靈氣翕合鬱爲仙人所都歷代
以來其侍祠行宮而峻陟崇班者相繼乎後先或葆
熙餐醇於巖谷之下聲光燦然多與名薦紳相埒及

卷八

宋學士集補遺

全

退補齋藏板

其終也飛騰解化游神丹臺下上埃氛曾不得以浼
之如吾張公脩文蓋亦其中之有聞者歟公諱友霖
脩文其字也信之貫溪人父漢良有馴行人稱文穆
先生母汪氏公之生也有霞光香氣之異居亡何老
父秋髮續紛忽曳杖而至顧文穆言曰爾兒方外之
器也宜謹視之言訖失老父所在年十二志恬慮沖
曠曠如孤鶴獨立文穆以其生有玄微俾入龍虎山
從周尊師復禮游尊師學行融洽貫老易爲一塗公
晝夜窮研而受其說以九經爲淵源百氏爲支派縷

析毫分而極其根柢之所會閱六年始著道士服事
周君貴德爲弟子時桂心淵隱匡廬金志陽居武夷
二人者世號爲真仙翁脩丹之士依之者成市公皆
躡屩擔簦往拜其坐下傳其三皇內文九鼎丹法所
謂延齡度世者頗領其幽玄歸參天道運化三洞四
輔海嶽洞府日月星斗諸書或合或離類有以取舍
之復自嘆曰吾春秋方盛撫世微權要不可無見也
乃出力於詩章古文辭課之於虛無扣之於寂寞蓋
混混乎其不可竭矣虞文靖公集以文雄海內公爲

卷八

宋學士集補遺

全

退補齋
藏板

書千數百言暨所爲雜著一編遣其徒張自賓往質
之文靖深加敬嘆與之相辨難者甚至自是及門受
業者日眾其從之求文戶外亦屢滿矣公則又曰此
當實之一毛已在願其尚不求歸宿之地乎於是刊
落葩藻與道夷猶至和薰蒸四體盜晬泉淳谷虛冥
契玄極有不知歲月之易遷者嗣天師太乙明教廣
玄體道大真人張公嗣德嘉公玄學淵邃辟爲教門
講師脩文輔教簡正法師兼元壇脩撰太乙之緒再
傳實爲四十二代而張公正常起承之人我國朝錫

以護國闡祖通誠崇道弘德大真人之號累詔至南京公皆爲輔行翊贊相導靡不備至洪武辛亥秋八月更辟教門高士尋提點太上清正一萬壽宮而諸宮觀之事咸溢焉未幾與高行道士黃裳吉鄧仲脩同被召公奏對稱旨賜食禁中而退冬十月大駕幸鍾山崇禧寺復燕勞有加明年壬子春公屢乞還山上欲屬以禱祈之事命中書留之且有白金之賜秋七月公示微疾於朝天宮謂仲脩及丹霞鍊師周玄真曰盍趣宮主宋玄真相見乎既至正襟危坐從容

卷八

宋學士集補遺

缶

退補齋藏板

言曰自非我有性本虛空生浮死休處世一夢吾將觀化於冥冥之中矣遂操觚賦詩一章條然而逝是月十又七日也顏貌鮮澤肌體柔弱仙經所載尸解者可信弗誣仲脩力營其後事往白儀曹因以其事聞上爲之惻然後三日奉遺蛻焚於石子岡執紼從者至數千人火旣熾有五色祥煙盤旋於其上云公自呼鐵鑛子有文集若干卷亦以鐵鑛名世壽六十又七所度弟子卽自賓自賓純飭好脩與翰林羣公游交譽其賢今崎嶇道塗函靈骨以歸將與其子若

孫吳保和張敬安謀以某年月日葬于龍虎山之天
峯件繫羣行來徵濂爲之銘濂聞老子之旨可以治
國可以脩身可以鍊真其大者與孔氏或不異也公
以超穎之資屢求賢師思兼孔李之學而通之其視
死生若旦暮泊然無所繫累者固宜也豈古所聞有
道之士非邪濂也不敏何足以銘冠劍之藏勉徇自
賓之請而述之山中有方壺真人高風莫攀君子擬
其爲陶隱君之倫當能爲濂刪而正之銘曰

大道之文洞玄玄兮八角垂芒太極先兮天眞皇人

卷八

宋學士集補遺

全

退補齋
藏板

授而傳兮龍虎之君環以千兮探其靈祕道乃全兮
上清道士古列仙兮洞達懸解協玄筌兮內天外人
蘊坤乾兮出入孔墨孰後孰前兮玉室金簡列芟芟
兮彩霞丹景交相鮮兮溢爲篇翰五色宣兮有聲鈞
然聞九天兮龍光下逮勢迴旋兮一旦解化同蛻蟬
兮騰凌滅沒行翩翩兮白蜺青鳳扶羽翮兮無象有
物形神遷兮達人何累止若淵兮沖漠無爲合自然
兮其迹雖泯名則懸兮冠劍之墟勒蒼堅兮山靈搗
訶久逾虔兮

